

中國人文化藝術

雙紅旗

短篇小說選

E

新華書店印行

557.61
351
—
5

旗紅雙

選說小篇短



3 0614 9859 2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書暫定名爲『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曾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本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錄

呂站長

王若望

一

李秀蘭

洪林

三

莫忘本

洪林

四

由鬼變人

袁毓明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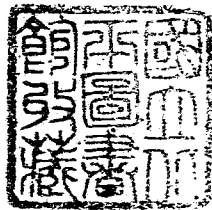
『雙紅旗』

魯燦

九

呂站長

王若望



一

呂新海同志在即東胡家崖設了一個糧站，一共是三個人，每天，幾百輛膠皮輪車和小車，牲口擁塞在場院上，從老解放區運來幾十萬斤糧食卸在這裏，再轉送到前方去，這些卸下的大包小包，是幾十萬人民在幾天之內湊集起來，並且用布袋細心的裝好，然後由自衛隊以風快的速度送到這裏，所有趕大車的，攆牲口的，一路上邊走邊談着勝利消息，爲了時勝利來得更快，軍隊前進得更遠，他們日夜呼叱牲口，揮着細長的鞭子：『去，得……去！』

剛才收復五天的胡家崖，變成了最熱鬧的市集，老呂在車子和牲口中竄來竄去，簡直忙壞了，他事先並不知道放在自己身上的担子竟是這樣的繁重！

他用鉛筆畫着號碼，八月的天熱極了，汗從眉毛上掉下來，他在百忙中抽空用袖子一擦，當

秤的那邊不斷的叫着數字。

送糧食的一幫一幫的，每一幫都來問站長：『咱們軍隊離青島多遠了？』有的來問：『烟台拿下來了嗎？』

老呂摸着了農民的要求，每一幫送糧的來，他就抽空給他們講消息：『我們拿下了烟台！』『我們拿下了招遠！』『老蔣封了青島的漢奸蔣倣官，叫他們來打我們！』……

送糧的帶着興奮，也帶着憤怒各自回去。

糧站，成了新開站。

這時節，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偷偷的挖去了公糧，賊也拿到了——是一個補綴了幾十次的小口袋，約莫有六七斤糧食。

老呂，走到這個怕得直打哆嗦的小孩跟前，小孩用繃繃桿那麼粗的手捂着前額，準備挨一場最狠的毒打，可是，小孩從手指縫裏看到站長帶着笑臉，把他的小口袋提起來，用鼻子聞了一聞，說：『你爲什麼要偷？』

小孩看站長挺和氣，不像是來審問他的，遂放著胆子回答：『家裏沒麼吃，媽媽叫我的……』『你爸爸呢？』

『我爸爸在青島下苦力。』

老呂想通了才收後復的索陽，想到了自己母親妻子的罪愆，他慈愛的把那個小市袋塞在魏稽徽祖的手膀上，輕輕的說：『下回你可別偷了呀，這是八路軍吃的公糧，這個隊伍給我們犯鬼子打敗了！』

老呂把糧食還給了小孩，那小孩以為老呂是哄他，試驗他，却不敢接，瞟著一對饒得發藍的空洞的大眼睛，露出一副驚疑不定的神氣。

『你走吧，你跟你媽媽說：八路軍是來救咱們窮人的。』

小孩用感激的哀告的眼看了看站長，提溜著那個小口袋，想著站長最後的那句話，飛一樣的跑了。

這件事，本來是很簡單的事，在老呂身上，却添了一份負擔，因為他是很認真的，幹總幹中少了七斤糧食，這在工作責任上說來，就不好交代，一個站長沒有權力私自把糧食給老百姓，更重要的，他想到，在受過飢餓長期摧殘的新地區，沒有吃的一定不止他一家，他的小小的恩施，只是大海中的一滴，能救一飽，救不了百飽。他想要像幫助索陽工作一樣把即墨的農民從貧困中翻騰過來，——可是他幹的是糧站站長，而且他是孤孀的忙，於是他變得非常不安和苦悶，心裏

有一件很大的心事放不下。特別是看到從即墨四鄉動員來的民伕，他們都沒有牲口（牲口被投降派拉光了），只是用扁担挑，每個人臉上都是白裏帶黃，三四十歲的都是五六十歲的樣子，穿的褲子僅僅遮住羞，而裸露出來的腿叉都是只賸一把骨頭。

他在他們面前，感到慚愧，一種痛楚的感情自然而然的來襲擊他，他想：我是個精站站長，我能够爲他們做些什麼呢？

結果，他給縣署寫了一封歪七歪八的信，要求在自己的糧庫裏，撥一部份糧食做救濟糧。

爲了補足那七斤糧食，他自己用掃帚掃起撒在地上的零星糧食，他每天掃，掃了許多，自己用水把糧食淘淨，曬乾，稱一稱，竟有二十多斤，由此他聯想到——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他把那個會偷過糧食的小孩叫來，叫他組織一群小孩來掃，掃起來的就是各人的。

風快，兒童團組織起來了。每個小孩，都拿着笤帚，撮着腕，細心的掃起撒在地上的糧食，他們打掃蓋滿塵土的道路和場院，也撥開茂密的草叢，幾乎不放過一粒麥子和穀子，可是，男孩子，女孩子聚集到卸糧食的地方越來越多了，每人掃起來的糧食一天天少了，有時兒童團還爲着『地盤』爭吵起來；呂站長想到：這不是一個根本的辦法，把農民從貧困飢餓中拉巴出

來，非實行算賬減租不可。

他覺得，他在萊陽新解放區當區助理員的時候，曾參加過減租工作隊，那一套老經驗，現在還是適用的，問題在於糧站的工作太忙，太緊迫，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正在他忙得不可開交的當兒，來了一封縣長的信，他化了好久的時間，運用了各種聯想和揣摩，才把信上的字看明白：『救濟新解放區難民是很緊急的任務，你的來信所提很對，行署已批下十萬斤糧食救濟即墨，四萬斤由你處糧站撥發……』『十萬』，『四萬』這幾個字在他眼裏變成很大的字，後來竟成了兩團火一般的發光發熱的東西！他已是上四十的人了，却沉不住氣，拿着縣長的信沿街呼喚起來：『縣裏來了救濟糧，批下來囉！』

被飢餓長期折磨的人，都拖着疲困的腿來到糧站來開會：『真的嗎？還有這樣的好事？』大家就這樣打聽着，一個老於世故的李義和，他看穿了所有的衙門都是哄人作弄人的，因為他不止一次受過衙門和惡霸的騙，他仍用懷疑的語氣說：『上頭發下的糧食，那不是好吃的，給雞餵食得了多揀蛋。』另一個餓急了了的年輕人說：『就怕他只隨風不下雨，領不到手。真正發給咱，咱還能不要？』

一個中年婦女，揹着一個縫補過幾十次的發黃的小小的空口袋，她打破了慣例講話了：

「人家那麼好的人，怎麼會騙咱們？就說這個站長吧，那才是個大大的好人呢！那個我的孩子扒叉了站上一點糧食他沒打他，還把糧食給了他，還說：『八路軍是救咱們窮人的』，世界上哪有這樣的好人；人家說到那裏，就做到那裏，不到一集工夫，糧食就真的批下來了……。你看我一個婦道人家，孩子才十二三，他還能叫咱娘兒倆去當兵？他叫咱來開會就是爲的咱真正沒麼吃！你可不要把人家的好心當做了驢肝肺！」

李義和知道自己說差了，因爲對方是個婦道人家，又比自己矮了一輩，所以還是擺出不服氣的樣子。

大會上，經過大家的選舉，選出七個人的救濟委員會，李義和當了救濟委員。

對如何發救濟糧，考呂是早有經驗的，他提議，首先在小組裏提出應救濟的名字，然後又分成三等，由大家評議誰該領那一等的救濟糧。爲了這件事辦得更公平，他把站上兩位糧秣員每晚都派出去參加群眾的評議會，他自己也去參加一個小組的評議。兩三個晚上，直把眼睛熬得黏在一塊，才摸黑回到他的糧庫，在小組會裏，他知道了莊裏佃戶、飢民有多少，並且更深刻的體會到他們的痛苦，他自己在床上睡不着時就想：『要是八路軍不來，他們會怎麼樣？』『我的糧庫能救活多少人呵！』

三天以後，村民歡呼地聚集到糧站上來，李義和自報奮勇掌秤，他笑咪咪的對大家說：「端上碗來你們可別忘了共產黨呀！我一輩子也沒想到過還碰上這樣的政府，這樣的隊伍。」他用手拍拍老呂的肩胛，帶點後悔的意味說：『誰想到像我這樣土埋了半截的人，還攔着這一步時遲！』

叫名單的，叫數碼的，都用一種故意放高的快活的聲音叫出來，而半天沒叫着的人，顯出一種等待的焦急。老呂在人羣中找出了那個曾經翻過許多次的發黃的口袋，他帶想，這女人一定是那個小孩的母親，他好久好久，睨着呂站長似乎想給她說句感謝的話，但又沒有勇氣。

那大嫂在領糧食時，因為口袋太小了，一下子盛不下六十斤糧食，她很遺憾似的聲明：『咱從前就只有這個破口袋，裝三五斤糧食就算是大數了，……那怎麼辦？』於是她叫繃的小孩提着小布袋，又用褂子的前襟來兜，啊呀，衣裳有洞，被沉甸甸的糧食一墜，裂口更大了，糧食撒了一地，弄得這位大嫂臉紅脖子粗的呆在那裏，其他的人都笑了，開心的說：『三嫂子，你看你不如拿個筲子？』

呂站長暫時借給她一個口袋，並且幫助她在地上把黃領領的包米捧起來。

救濟糧發完以後，呂站長要給大家談幾句話，大家就靜靜的聽着，呂站長說：『我自己是萊陽人，萊陽被趙保原糟蹋得不成樣子，父親被捫到牢裏，折磨死了，莊子裏一百家人家倒有五

十家逃難出去，比你們即舉錫鑾得還狠，去年才把趙保原的玩底打下，趙保原跑了，秦陽變成了根據地，我高高興興的回家一看，老婆在要飯，媽媽在害病，小孩餓死了，一殺人家都沒顧吃，八路軍馬上發了救濟糧，又幫助老百姓組織農救會，老百姓給莊裏的壞蛋鄉保長算賬，向地主減租，工人要增資，大家一條心給他們講理鬥爭，又組織了變工種地，至今不到一年，咱們秦陽就弄得家家有飯吃，再也不愁挨餓，餅子裏也不摻地瓜菜了，過年過節還吃包子，又攤着今年的好年景，……你們莊裏有到秦陽做買賣和抗活的，他們就知道我說的是實情……咱們一定不會把即墨老百姓再丟給投降派漢奸隊的，八路軍永遠和你們在一起，要把即墨弄得人人有飯吃家家有地種，咱們爲了長遠打算，爲了永世翻身，咱們不好也學俺秦陽的法子，大家結成一夥，痛痛快快的出出這口冤氣！」

李義和不會寫字，這時候手裡却捏着一枝鉛筆，他放大的嗓子對大家說：「這是咱們自己的事，再要不幹，咱們還得勒着肚子挨餓，順風不扯篷，而今有八路軍衛護咱們，還怕什麼！」

擠着糧食的人羣却不說話，他們是才解放的，還不慣於鼓掌和歡呼，可是他們却陷入於一種深沉的激動和思想中間。呂站長說的話，好比暗室中透進來的太陽，照耀着他們，他們都在想

着……

李義和活了五十多年，沒找著一個知心朋友，這一下好啦，李義和找着了呂站長，也只有老呂，能透澈知道他自己的苦楚，能把他從泥汪裏拉出來，給他換上一個嶄新的念頭：雖說老啦，可是活得有意思，有盼頭！

李義和是一個老佃戶，給人家扎過寬漢，在地主開的酒坊裏燒了九年鍋；他的以往的日子非常簡單，平淡，給人家做了一輩子活，可是要說起來可就說不完，他都給老呂說過，……他知道，老呂也是窮漢出身，完全自己人，別看他當了什麼站長，可是一點沒有架子，他從心底裏佩服這樣的人。

李義和自從當了救濟委員以後，也成了一個忙人，一早，他喝完才領來的谷子拌的『糊塗』以後，就得意地又隔右手抹抹粘在鬍子上的『糊塗』沫子，出門去了。

一個『土埋了半截的人』，從前是成天嚷着：『互了也利索』，現在忽然成了一個充滿着活力和朝氣的人，他用簡單的幾句話就把許多窮人介紹進了農救會，一開頭，他只會機械的轉述老

呂敬他的一段話，他費了很大的勁才記住，又費了很大的腦筋再說給鄉人聽，經過勸員了三個人以後，他摸著了門路，他胸中湧著許多要說的話，都是幾百戶窮民所熟悉的，大家爲它流過淚咬過牙的事情。他往往只用幾個簡單的事例就能把人激動起來，甚至叫人流淚！

這一天早上，他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去找站長談，他把站長拉到一個僻靜的埕兒，緊張而低沉的說：

『我們組織得不大穩了，要求明天就動手，三百家人家備有一百家人家要給偽鄉長保長算賬，俺莊的漢奸鄉長胡文模，可惜他跑了，他才是出名的漢奸，當了漢奸鄉長以後，置了一頓多地，小老婆娶了三個；他抓了四千多個出差的窮漢，送到趙保原那裏當漢奸隊，在家的都害了怕，逃到北面根據地去抗活，回來接家眷的，他就一下子逮住了十二人，說他們通八路軍，就不問青紅皂白，都活埋在南河沿！交不上代金（註一）他就叫保長去搗鍋拆屋，強佔人家的地……說是頂是非了（註二），咱們的保長是他的姪兒，跟他是一個模子裏出來的，又狠又毒。李先良叫

（註一）在趙保元、李先良等偽軍統治地區，鄉保長向花戶要各種日用品和糧柴，均折價交錢，叫做代金、如柴代金、糧代金、油鹽代金等等，農民終年要給拆屋繳納代金。

（註二）窮民或被投降派向人民勒索的錢財，都『是非』。

總抽人，給鬼子在嶗山挖洞，要咱莊一天去二十個人，一兩銀子半個月得拿到四千多元作工價（註），保長他完全吃私，下了腰包，去的人白幹了四個月，還砸傷了兩個。一個錢也沒撈着。他好喝酒，喝醉了酒就上老百姓家裏鬧女人，他長著個酒糟紅鼻子，一天到晚滿身酒氣，我家什麼都吃盡了，沒法，只得把我媳婦的一架櫃賣了，換回二升豆子，我前腳進門，這紅鼻子後腳就回來了，狠狠的把我罵一頓，說我該死，哄了他，欠著的公項不拿，自己還有糧食待客哩，他上來拿我的布袋，我氣得頭上火星直冒，咱饑乏了，二點沒有勁，二升糧食就給他搶去了，一家大小都仰臉翻天的哭。」

李義和說着說着，眼睛閃着冷冷的逼人的光，好似他面前站着一隻狼。靜默了一回，他說：『我而今才相信你說的道理，我恨不得馬上把他們這些壞種一個個都抓回來，我想，幹了也不管乎，反正身份在咱裏。先打保長那裏動手，再上鄉長那裏，咱們就是要滅絕同地，你着怎麼樣？』一時興發，李義和又想起自己一件痛心的事來，呂站長已經聽過他說過一過了，但呂站長

（註）『銀子』是舊政府時代，土地徵收的計算單位，各地標準不一，有伯以小畝三十畝為一兩銀子。

四四到四五年度日軍在嶗山構築各種工事，李先良便命令各莊出多少人，並按銀兩出錢，作工價，實際上工人一個錢未得到，李先良和姚子棟等漢奸從中撈了一筆橫財。

仍耐心的聽著：

『保長，不能提，莊裏沒有一個不恨他的，我的地一遭踢躐在他手裏！這狗入的，他把我最後的一口鍋都搗了去，咱交不上柴火，我的屋檐也折了，那天保長支我的差，叫我守在辦公處侍候他，齊巧巧巧吐我療水，你想，叫我劈開自己屋上的棒和梁給他燒茶喝，我怎不生氣？我氣得渾身發抖，本想用斧頭把他的狗頭給劈成兩半，我想到自己的女人，孩子，可是這股子氣沒法治，我竟把那個斧頭往他大廳案桌上一擡，把他的一對江西瓷的大花瓶敲碎了一個；我也沒法治，算是作下了，我等著挨吧，他把我滑機頭，用我自己屋上拆下來的棒敲打我……我暈了過去，醒過來的時候，我就想：『怎麼又不死，活過來又得贖罪！』後來，爲了了結這樁案子，叫我請了兩桌客，打六斤酒，我一時沒錢，我賭賭氣把地一總頂給他囉吧，免得有那三畝沙嶺子地反成了禍害。』李義和突然把嗓子壓低了說話：

『還有，我的大女兒僅在保長家辦飯，一年只給二升穀子，她知道，保長在地下藏了許多糧食，是不是可以拿出來分給窮人？』

老呂興奮得站了起來，對老李說：『當然可以，當然可以——那麼咱們走，把民兵集合起幾個，就動手刨。』

風聲一傳出去，幾乎是全村的人都來了，擠滿了保長家蓋了不到三年的大客廳，擠滿了後院和前院，孩子們以驚訝的眼睛睜着四根桐紅的大柱子和過道裏的發亮的匾額。每個人都擁擠到那個一人高的大鏡子跟前，和看看自己的相貌。每個人都從鏡子裏對着自己笑了一笑，因為好多年來都忘記了笑，現在又在保長堂屋的大鏡子裏看着了自己，看着了自己的笑。

由李義和的大閨女領着，在院裏倒出了四口大缸，有一缸是花生油，有三缸是糧食，——可是還不能使大家滿意，保長從全村人民中搜括去的，決不止這一丁點點。

許多人用腳躡着地，即使是洋灰地，也被蹣得騰騰的響，每個人又像尋找自己丟失的東西那麼仔細認真的觀察每個角落、牆上和石灰顏色不調和的地方，……他們想從地下，從牆裏，找出抗戰八年來被保長要去的糧食、鍋、櫥櫃、門框及一切心愛的傢私。

果然，新的寶藏又被發掘出來。在後院倒出來六十多疋洋布。

保長的第三個老婆變了臉色出來干涉，一大羣青年圍了上去：『什麼，喝血鬼！咱們村裏活活的餓死了這麼多人，保長地窖裏倒藏着這麼些糧食和布，這些糧食和洋錢全是刮的咱們身上的呀！』

大家響應：『對呀！』『早就該充公啦！』『不管他，這時候不是地窖空了！』

那個太太被嚇壞了，想趕快再躲起來，可是李義和叫住了她：『喲，這個給你留下吧！』李義和指着一堆銅香爐，瓷瓶子，石頭古印，還有一個奇怪的玩意，一根棒的頭上蒙着一個皮蛋蛋，據李義和的大閨女說：這是她每天要拿着這個皮棒捶去給太太和老爺捶背的，有時候保長老爺在她捶背的時候調戲她。李義和的大閨女把那個皮棒扭一折兩段，氣憤憤的說：『爲了它，我受了多少苦！』她折斷了就丟給三太太，恨恨的說：『給你！』

羣衆又像潮水一般湧進了鄉長的五進大宅子，這件事把周圍十多個村裏的老百姓也吸引來了。鄉長藏東西得鬼，費了好些手續才把它發現。

從此以後，胡家崖沸騰起來了，算賬，減租，回地，找地，分糧，……熱辣辣的鬧開了。農救會擴大到四百來人，李義和當了會長，民兵隊也成立了，有些事情沒辦法，就去找老呂奎個主意，老呂的畫碼的本子上，不但有每天進出的糧食數碼，還添了村民分糧、回地、退租、增資的數字，計算糧食是只要用加減法行的，現在就得加減乘除一齊來。糧站上每天有幾個農救會員來幫忙，老呂過意不去，叫他們回去。但他們理直氣壯的說：『你給咱辦事，把你的糧站都荒了，你也太累了，白黑不得閒，咱們來給你替換替換，你歇個翻身，咱替你收拾糧站，保證糧食受不了潮，賠不了一點。』

三

舊的胡家崖在半個月之內完全變了，舊的統治好比一堵牆，被千百個人同心合力一推就垮了，這其間，老呂跟大伙兒一塊參加了推，在幾千個人中間，他出了一份力量，在那堵牆被推倒以後，大家感到一種勝利以後的愉快！

呂站長這幾天弄得非常興奮，跟聽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一樣，使他在疲困到極點後還是睡不着，他的眼總是熬得紅絲絲的。當他聽說周圍十幾個村也動起來了，他像小孩子一樣活躍。晚上，他就上外莊鬥爭會上去旁聽。白天他的屋裏擠滿了人，有從四鄉來領救濟糧的，有從前方來批給養的，還有從青島市政府介紹來的失業工人；常來常往的是農會長李義和……也有做賊心虛，生怕鬥到自己頭上來，想到呂站長這兒探探口氣，拉拉感情的大地主，僞保長等。站長表面上也並不優待他們，但總使這些人對他有摸不着頭腦之感。他們告辭出來以後，就對天噓口氣：「誰知道莊裏那冤家會怎麼對付我！」

這天，糧站土來了周家嘴子的三個農民，他們帶着兩封果子（註），來拜訪站長：

「你，你就是那個呂站長嗎？」

「是的，就是我。你們太客氣了。」

「我們莊裏老七家在這個莊有個親戚，他給咱們說胡家崖怎麼鬥了地主退的租，扒了保長的家私：啊呀，咱們的莊了不得呀！保長還是他那頭的人，老保長跑到青島去了，在那裏大吃大喝，把錢化光了，又捎了個口信回來，要一家給他湊二百元，大家還是不敢不拿，我們尋思，胡家崖弄得這麼好，咱們不好也拾掇拾掇這些窮經的東西！免得受這份沒頭的窮罪！」

「好，放大胆子你們就跟胡家崖一樣的幹起來！沒有錯，八路軍和政府是衛護你們的！」

「可是，站長，穀種搓繩開頭難，咱們打那兒做起呢？你不好到咱莊上去待兩天，給咱們參謀參謀？」

呂站長睜細了一回眼睛，他說：「我這裏實在是不能脫身，我打發咱們這裏的一個幹部去，再叫李義和跟你一塊同去罷！他們有些辦法，主要還是你們本莊的人來出頭，他們倆只能參加討論討論。」

周家嘴子的農民們有了撐腰的人，有了參謀，就大大的翻騰起來，幾百個，幾千個人壓抑在

(註)「果子」即油炸的點心。

心頭的氣憤都想在講理會上說出來，不會說話的人，忽然變得能說會道，會發過瘋的也變得聰敏起來；男人，女人，老頭，青年，都有話要說，有冤要伸，所以發言人總是那聲嘶力竭，弄得才學會當主席的人很爲難，而在場的漢奸、土豪、惡霸過去會像雄赳赳的大公雞，現在都倒下了雞冠，他們本想把自己的惡跡掩藏起來，可是苦主們的發言把他們的罪惡揭露無遺，連年月日、地點，證明人都說得清清楚楚。想狡賴是不成的。這些倒下了冠的大公雞這時候也許才會想到：『我們的一善一惡，只以爲天老爺每天在頭上記得一清二白；想不到，給咱記善懲惡的竟是這窮爺！報應真快呀！』

許多村莊的天氣變過來了，變成了人民作主的天氣。還有許多村莊在觀望，村裏胆大的人就上糧站來找呂站長，四鄉裏的傳說，把呂站長說成個活神仙，有的村莊說呂站長是真正共產黨；一個站長就這麼對人好，一個主席不知道該有多麼好咧！有的村裏還有這樣的傳說：呂站長糧庫裏有許多法寶，能降大惡霸，大漢奸現出原形。

到胡家崖來請呂站長去參謀的，這幾天特別多，胡家崖的民兵碰着這樣的農民代表，稱之曰『請參謀來的』，連路條也不查，而且還給代表們打氣：『你看咱這個莊倒聽得怎麼樣？你們回去快幹起來吧！多開會，多商議，就行囉，呂站長又沒有分身法，怕離不開咱這個莊。』說話的

口氣，總帶着一點驕傲和榮耀。

確實，呂站長分不出身子，他只能給帶着滿腔希望而來的各村代表指點一些掀起運動的辦法，指出地主惡霸慣用的詭計，並解釋幾個注意之點：比如絕對不要侵犯中農啦，向村裏最壞的地主和大漢奸堅決鬥爭，對狗退子要叫他當衆悔過。

『請參謀』的農民代表並沒有敗興而回，他們都滿意地回到村裏，依照呂站的長辦法，成立起農救會來，有把握的對大家說：『大胆的幹罷，一切都不要怕。』

於是人民像排山倒海的大浪向高峻的岩石衝激起來。

四

在糧站的業務上，發生了一件使站長十分就心的事。原來，在大進軍開頭的時候，幾十萬斤糧食都湧到前方來，人民爲了擁軍，都連夜的把包米搥成麵子，老百姓爲自己的軍隊想得太週到了，使得前方吃糧食不要再發一番手續。不料青島出現了蔣敵偽合流，還有美軍上了岸，我們的軍隊不得不在青島外圍滯留下來，在這期間，糧站工作鬆了幾天，後方又停止了運輸。十幾天工

我，幾千袋包米麵就要變味，就要發霉。如果不早把這一部份糧食運出去趁早吃了它，那麼，這個損失是很大的，呂站長決定給縣裏去一封信，要縣上代爲動員四百個民伕，限兩天以內集合到胡家崖，在信後面並說：許多村莊都來請我去指導鬥爭，可是因糧務太忙，分不出身，希望趕快派一個工作隊下來幫助工作。

第二天，縣長和縣農救會長，工作隊長還有區幹部來拜訪他，破例，站長買了兩匣粉包烟招待他們。

縣長說：「你的工作成績在全縣起了很大的影響，希望你總結一下你的經驗。」

工作隊長說：「我們是來跟你學習的，許多村莊都學着胡家崖一樣動起來了，既大膽又放手，我們亂忙了一起，還沒有你這個糧站站長的成績大。」

意料不到的誇獎弄得老呂面紅耳赤，倒有點不好意思，他解釋說：「那裏，我不過是個管糧食的人，一個老粗，咱也總結不起來，只曉得能給羣衆做一點事就做一點，能做兩點就做兩點。我怕工作裏出的錯誤還不少，希望負責同志給我指出來。」

在大家要求下，呂站長詳細的講了講怎麼開展工作的經過。

指導員說：「我聽你的彙報，我覺得你是採取了中心突破四面開花的工作方法。你首先搞好

一團莊，又去推動四外的莊。這個經驗很寶貴。如果說有缺點的話，直接到漢奸鄉保長家裏去抓糧食，這雖是羣衆自發的行動，也不好，沒收漢奸財產應該通過我們的政府，由政府把漢奸財產分配給苦主和貧苦的羣衆才對。」

工作隊長說：『我以爲，如果大多數羣衆自動起來要求那麼做，這就是對的，通過一下政府也好，可是政府只能是輔助的，不通過不能算缺點。聽了老呂的報告，羣衆自動沒收漢奸的糧食是做得正當的。』

指導員連忙解釋道：『當然，我不是說羣衆做得不對，我只是說我們領導上要注意，使得將來的運動更擴大，更高。」

接着，農救會長把話又開了，他也是一個莊戶出身，幹了三四年工作，已經學會有條有理說話。他說：『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呂同志是在管糧食的工作中又來進行羣衆工作，這裏頭有兩點經驗很寶貴：一點是機關駐村工作，我們過去也做過，可是沒有呂同志這樣的成績；第二點是怎樣培養積極份子的問題，像幫助李義和那樣。」

呂站長笑了，笑說：『我並沒有費多大的力，羣衆就自己動起來了，我主要是依靠積極份子，和他們幹的。我有什麼？我只是畫數碼過過稱罷了！』

工作隊長搶着說：「對，你等於大膽運用新起的積極份子，運動成了羣衆自己的運動；這又是一條子經驗，因為我們工作隊許多同志也忙得不可開交，可是他們忙得不是地方，不值得發現和提高積極份子，所以我們一走，村裏又消沉起來！」

呂站長用鉛筆在紙上畫着「中心突破，四面開花」這兩句新鮮的句子，他被上級的獎勵弄得臉上發癢，抬不起頭來，他慚愧的說：「那就是只知道埋着頭幹，沒有理論，暗從沒想到這裏頭還有這麼些道理！所以希望上級多多幫助我。」接着，他提出了兩個要求：一個是包米麵子糰子，趕快撥入運到隊伍裏去；一個是趕快派工作隊來。討論的結果：由全縣動員四百個民伕，兩天以後集中，工作隊駐三個人在胡家崖，那個莊來要人，就派到那個莊去。爲什麼只派三個人，工作隊長的意思，因為在胡家崖這個區運動已經開展了，而且有呂新海這樣強的幹部在這裏，所以工作隊的主力應該分配到其他區去，運用呂站長的經驗去開展工作。

同時，還決定，呂站長在羣衆工作方面，和區上發生關係，接受分區的領導。

過了兩天，天傍明的時候，場院上已經聚集了許多從四鄉來的民伕，他們大多是挑著兩個空筐子，只有很少的幾輛小車，呂站長也跟他們蹲在一起，參加他們的喧嚷。他參與了草堆邊這一羣。

一個農民正在問另一莊的老頭：『你這麼大歲數啦，一挑就是百把里，你能行嗎？』

『咱新選的村長硬要我來，我有啥法子？俺町家裏有錢的倒攤不著，出差的事都擠到咱們頭上來了。』

『你們莊裡怎麼沒開門爭會？』

『誰敢？誰也不敢在老虎嘴上扯鬍子呀？』

呂站長掉嘴問：『你是哪町的？』

老頭子楞了一下，只得含糊地回答：『劉家莊。』老頭子以為失言了，有點後悔。另一個却補充的說：『他那個莊沒法治，劉家財主有多大的門頭！明朝那個大奸臣劉京就是這個莊子。』老頭子默默的記下了這個莊名，又參加到另一羣裏去，那一堆人的談話完全是另一種活潑和自由的氣氛。大家伙對呂同志非常親熱的打招呼。

『你坐，你坐。』

「喂，同志，這一趟送到那裏？」

老呂回答：「你們只送七十多里，趕得急，一天來回。」

一個手臂上繫着一條白手巾的人，突然怪楞的問老呂：「同志，我賣給趙九榮的六畝七分地，現在是不是可以贖回？」顯然，他爲此事很焦心，所以他碰上同志就問，想得到一個滿意的回答。

他的隣村人有點討厭他，說：「你就只知道你的六畝地，賣絕的文書還能贖，那不是拉下了屎又想坐回去？」

呂站長思索了一回，問那個拴手巾的人：「你有多少地？」

「這幾年全賣光了。咱拿是非拿不起，還不如賣地利索，這才賣給了趙九榮。我們莊裏開了幾抹會，也沒答覆我的條件。」

呂站長又問：「趙九榮這個人怎麼樣？」

「有四十多畝地，他的女婿是漢奸鄭子棟手下的大隊長，在沒有當漢奸丈人的時節，他才六畝地。」

「我看，」呂站長說：「可以贖回來，賣絕的文書也不礙的。他是倚仗漢奸女婿勢力，你是

爲了拿是非，想他要回來，合情合理。」

那個手臂上拴手巾的人像得了救似的進一步要求：「同志，你是那裏？你不好給我寫封信給俺們的江作員？」

「你是那叮的？」

「我們是周家嘴子。」

老呂很驚訝的問：「唔，你們就是周家嘴子？我問你，有一個胡家崖的李義和在你那吧？」

「怎麼沒有？他可是真肯幹，真有道道。俺叮給他搗鼓得算是翻過來啦！」

另一個說：「農救會咱也有了。」他用手指一指一攤拉的二十多個人，說：「這全都是在組織的。咱們一聽說給公家運糧，馬利的都來了。」

有一個老漢上來熱情地捏住老呂的手：「你莫非就是呂站長，啊呀，咱是聞名可沒有見過面。李義和常常提到你。」這一下，大家都圍攏來認認老呂，向老呂提出各種問題。

周家嘴子的這一幫，天不明就來了，他們聽說是給公家運糧，農救會員就一下子來了二十多個人。也不用村長招呼。繞着周家嘴子往南，北面頂到店集，只要是掀起過翻身運動的莊子，都且來的很齊，而來的很早，那些沒沒動彈的莊子，來的人都是老頭，精窮得連鞋也沒有，他們臉

上現出陰沉和熬煎的氣色，老呂看着周家嘴子等莊來的有說有笑的農民，從心裏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高興，他們哼着才學的半生不熟的十枝花，也開始談論蔣介石和敵偽合作，叫漢奸率先良坐了青島；談到美國對咱們怎麼樣等。清晨的陽光照着他們發黑的臉，發現亮光，老呂迎着太陽，自己不由得笑了起來。

老呂在人叢中看到有一擋子人在啃乾糧，他很抱歉的過去說：『馬上，熱餅子就糊出來囉，咱們公家管吃。』

他看到一個老頭在啃着一團發着青黑色的東西，他上去要過來，嘗了一嘗，立刻皱着唾沫吐出了。味道苦澀，而且發粘。

那老頭訴說給他聽：『有這個吃還算好的呢！』

老呂問：『怎麼，你們莊裏沒有批到救濟糧？』老頭兒說：『批是批下來了，咱莊還是那個壞蛋刀口子主事，他說保長跑了，帶走了他四萬元，刀口子要打這份糧食裏頭補賠呢！這回他又逼我們出差，說是你們老頭子去不成的，年輕的恐怕運了糧回不來囉。我說我沒麼吃，他說得好得自己帶乾糧，自己挨餓可自己挨，還說，若要不去，八路就要來抓人。咱這才來了，我還沒有屈扭。你說怎麼弄？』

「你們是那個莊？」

「柳樹頭。」

老呂問那老頭要了一塊青黑色的餅子，揣在懷裏，默默的記住柳樹頭這個莊名。

不一回，黃金色的蒸騰着熱氣的包米餅子，捆得一個個像磚頭那麼大，分發給全體出差的人。場地上亂做了一團，擁擠，蹣跚，幾乎要把盛餅子的筐子都擠破。

在出發以前，呂站長爬上了一輛鐵輪大車，大車上已經堆滿了糧食，呂站長又往上爬，大家不知道他要幹什麼，他站穩以後，喊着：「兄弟爺們，不要吵了，我說幾句話。」

所有農民的喧嘩很快被站長的聲音壓了下去，四五百個人圍着這輛大車。

呂站長很簡單明瞭的介紹了柳樹莊填蛋刀口子的情形，又簡單的介紹了周家嘴子，胡家崖的情形來個比較：「你們看，如果再不治一治這些大胆的惡霸，咱們窮人就得一輩子吃這個東西。」

說到這裏，他從懷裏掏出那塊烏黑的餅子，在空中揚了一揚，接着說：「這一塊餅子就是柳樹頭的那位大爺帶來的，是用地瓜蔓，草種子，地瓜麵捏起來的，這就是咱們過的日子！」他把那塊餅子捏成散把，往空中一擡，大聲的激動的向全體農民生說：「我們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要跟胡家崖，周家嘴子學，這裏窮人享了多少福！可是有那些莊還是讓填蛋惡霸跨在咱們頭上拉屎拉尿，

還不敢洩氣！你們說冤不冤？你們回去，大家一心，把漢奸霸佔去的地都要回來，不管他死契還是活契，租人的地要減租，僱工要增工錢，叫咱們窮漢參加村政……往下咱們就有好日子過，就能永遠不再吃這號糧食！最後，我的意見，像柳樹莊這樣強迫來的老漢，家裏連吃的都沒有，我看還是要他們回去吧！」

呂站長的話剛說完，所有的人都歡呼：「對呀！」「好呀！」有一個農民提議：「讓柳樹頭的人回去吧，回去鬥鬥刀子，也叫他吃兩頓草種子包老實了！」

那位柳樹頭的老漢，被衝動和感激的情緒弄得鬍子直打顫，手裏捏着預備帶回家去哄孩子的那塊黃鎮鎮的包米餅子，他興奮地擠近大車，揮着那塊黃金一般的餅，用一身之力喊起來：

「我已經六年沒吃過這樣的糧食了，……八路軍太好了，同志，頭一回吃……。」

他的話的後半截被農民們的紛紛議論打斷了。

「啊呀，從前出差不要說沒的吃，還得吃棍子。」

「咱們回去，商議商議，整治整治那幾個喝血鬼！」

「那個草種子餅子誰都吃過，啊呀，拉屎比養孩子還苦，蹲半天也拉不出來！」

一百多輛小車子在道路上揚起塵土，小車子已經不是哀怨地發出哭泣的聲音，遠遠的聽，彷彿

佛是一片憤怒和狂暴的吼聲。老呂看看小車子去遠了，一鬆煩擾和不安的心才放了下來。要不是羣衆的力量，很快把糧食運到前方去，幾十萬斤糧食就要糟蹋壞了，他好像一個遇險的人忽然得救，滿心是高興，滿意。

柳樹頭的十四個老頭子被留下了，老呂並不叫他們回去，却對他們說了一片窮人親身的道理，又進行了詳細的了解情況。他給他們指點許多具體辦法。談着談着，天快黑了，老呂又招待他們吃飯，因為家去路遠，他勸他們住下。可是那個手裏捏着一塊包米餅子的老漢興奮而激動地說：『站長，而今我完全透澈了，我們摸黑也要回去，早回去早給他幹，這個窮日子咱一天也不想熬了。』

老呂把工作隊來的同志，派一個跟着他們到柳樹頭，另外兩個被派到有名的封建堡壘——劉家莊。

六

後來上級決定把胡家莊的糧站交給縣糧秣科管理（以前是歸軍區後勤部的）。

呂站長要離開胡家崖的消息使全村的人都很難受，大家背着呂站長想法挽留，縣救會到縣裏去請求，不讓呂站長走。

縣長的答覆很簡單：『在咱們民主政府裏的幹部都像呂站長一般，大家一心一意爲了老百姓辦事，都很好的。』可是請願的代表認爲不滿意，及至縣裏決定呂新海同志調任胡家崖區區長之後，大家才高高興興的回來。代表們回到町裏，給老呂說：『我們給你要求下來了。』

『真的嗎？』

『真的。』

老呂認真地說：『我程度淺，想趁此機會學習去也好。我可又捨不得離開你們，好像我成了胡家崖的人了。』

一個見了縣長的青年，故意逗他：『縣長叫你在俺町當個莊長。我說，官太小了，他說那麼叫俺當區長，我們說，只要你離開咱們，當區長也可以，縣長就答應了！』

呂新海又給他解釋：『咱們不是爲的官大官小來的，咱們不要論較這些。能做好一個老百姓滿意的村長，也不容易。』

胡家崖的群眾團體專門辦了一所夜校，呂區長上任，那天，胡家崖變得空前熱鬧，成立了才

一個星期的秧歌隊頭一次出來扭秧歌，晚上，農村劇團在油燈下演『誰養活誰？』和『恨保長』。周圍一些村子，都趕來看戲，他們都伸長了脖子從台上的雜亂的人羣中尋找呂區長：『誰是咱們的區長？』

『是他？啊呀，咱攤着這麼一個好區長往後好給咱們作主啦！』

會場非常活躍，村民學會了鼓掌，兒童團學會了領導喊口號，李義和也學會了當主席，老呂被主席請到台上對大家講話。他要求大家幫助他，有什麼困難儘可以找區上來解決。做差的地方大家儘管提意見。最後他說：『大家不要把我當官看待，我不過是你們大家的勤務員和當差的。』

如今呂新海同志還在那裏當區長，可是老百姓叫慣了，還是稱呼他『呂站長』。

一九四六年四月

李秀蘭

洪林

一 秧歌大王

李家溝有個李寡婦，早年有過一個男孩子，活到四歲上就死去了。如今膝下只剩下兩個閨女：大的叫秀芝，二的叫秀蘭。

秀芝爲人很老實，平日不言不語，好靜不好動。她妹妹却生得又精靈，又漂亮，成天價跳進跳出，唱來唱去。頭幾年李寡婦管教着她，還好一些，這二年，一來有了識字班，動不動就要講個自由，二來也是『兒大不由爹，女大不由娘』，十八九歲的大閨女，又快要出門子，做人家的入了，爲娘的還能老捏着不放嗎？

常言道：『寡婦門前是非多』，李寡婦年逾五十，出『是非』的年代早已過去，可是現在李氏家門中出的『是非』仍然不斷，原因在那裏？原因確在秀蘭身上。凡是本莊的青年人，沒有不

愛上李寡婦家裏要的。開會，說是李寡婦家裏『房子寬闊』，要上那裏去；學習，說是李寡婦，裏『桌凳現成』，也在那裏安了一個小組。只要是秀蘭常到的地方，也就是青年們常到的地方。這莊的劇團早在五年前就成立了，而且一直沒垮，據說，這也和秀蘭在裏面有關係。——這樣，常來常往，難免就要出些『是非』了。可是，各位讀者切莫看錯了秀蘭，她雖然愛玩愛熱鬧，却還是一個正經孩子。青年們搖着頭，說：秀蘭是一隻活潑潑的小鳥，可就是捉不住。牠在青年們這邊跳着，那邊唱着，可是沒有一個青年人能把這隻鳥兒抓在手裏的。

儘管秀蘭很正經，李寡婦却不放心。四四年的秋天，李寡婦央求着媒人，把秀蘭說給王豪嶺的王從文，當時傳了啓，約定次年秋天過門。這事秀蘭知道，心裏老大不痛快，可是也沒有辦法——隨它去吧！

四五年的新年，處處鑼鼓聲，莊莊秧歌響。李家溝的農村劇團，自然不能例外，元旦那天，在西南場上，大家拜了年，便扭起秧歌來。李秀蘭穿着粉紅色的襖，束着鵝黃色的綢帶子，隨同大家扭着。雖然隊裏面有十幾個姑娘，可是人們的眼睛只隨着一個——李秀蘭；雖然十幾條綵綢，可是人們只見着一條——鵝黃色的在飛舞。青年們張着嘴巴，老頭們捻着鬍子，大娘們扶着人肩探出頭來望。大家點着頭，稱讚說：

『教李寡婦家的二份，教的好！』

『你看他那小腰，扭得多軟和！』

『真算是個秧歌大王！』

『秧歌大王』，『秧歌大王』，這稱號隨着新年文娛活動的開展，傳播出去了。附近村裏的人知道了，黑板报上也登出來了。

從這以後，李秀蘭更愛演戲，更愛扭秧歌，更愛唱。那裏開大會了，李家溝農村劇團總得去出演一番；每逢個節日，總要排一兩個小節目。區裏同志說：『我們攪集市宣傳吧！』李秀蘭第一個贊成。鵝黃色的綢子在會場上飄，在舞台上飄，在集上飄；正月裏飄，二月裏飄，三月裏還飄……

李秀蘭在家裏完全待不住了。每天晚上半夜回來，李寡婦有時醒來也不問——早間過了，反正不是開會就是排戲。一家三口人，媽媽擲飯，姐姐紡線，就只有秀蘭整天是開會，排戲——排戲，開會。有時按下心來紡兩根線，但是只要外面鑼鼓，或是嗩嗩一響，人就又不見了。

李寡婦家裏因為有兩間閒屋，所以區裏的一位女同志——劉同志常來住。這天，李寡婦跑到劉同志屋裏，啞起秀蘭來，問道：『怎麼村裏工作就是整天開會和排戲嗎？』劉同志說：『

那裏，村裏頂要緊的是忙生產，只有你莊這幾個青年婦女，愛玩好耍，你別急，我就要和她們說的。」

劉同志果真去和秀蘭談話了，告訴她，怎樣加強勞動觀念，怎樣要幫助家裏幹活，可是秀蘭笑嘻嘻的說：「就是按不下心去呢，越玩越想玩了。」劉同志再和她說，她又把頭一偏，說：「我跟你一樣吧，脫離生產吧——你看，你們區裏這些同志多好，這個莊也到，那個莊也去，有時還到縣裏開個會……」

談話不起作用，鵝黃色的綢帶子又從三月飄到四月，五月……只有到了七月間才忽然不飄了。

爲什麼？因爲秀蘭計算着，再過一個多月，她就要脫離她的閨女時代，她就要成爲公婆的兒媳，成爲丈夫的妻子，她開始感到事情的嚴重，沒有心緒再扭了跳了。

說着說着，果然到了八月。

二 這還像是兩口子嗎

『秧歌大王』出門子了，這消息早就像風一樣在莊裏傳着，在附近莊裏傳着，尤其在青年們中傳着——鳥兒到底給人捉住了！

婚禮是新式的。一隊十七八歲的閨女扭着，『秧歌大王』却沒扭；大家歡唱着，她却低着頭。人家說：『到底害羞』，可是秀蘭到底不是因為害羞，她的心事人家不知道，她是在那裏發愁！

公婆裂着嘴，笑嘻嘻的看着他們漂亮的兒媳，王從文走過來，走過去，偷看一眼再偷看一眼自己的年青的妻子。可是秀蘭低着頭，一句話不說。

一天過去了，不說話；兩天過去了，還不說話，到了第三天，新媳婦帶了一個小包攬同娘家了。

到了娘家說話了！這樣不好，那樣不順眼，最後的結論是：『娘，我不回去了，我陪着你老人家過一輩子。』

當真不回去了，誰勸也不行，王從文趕着小駝也接不去。人家說：『九月九，死了小兩口』（註），可是九月九沒回去。人家說：『十一月，死自己』，可是十一月初一也沒回去。人家說：『清明冬至跑着過，不怕家裏死成癩』，可是冬至也沒回去。

一直挨到年頭，那邊三番五次着人來接，才好歹接回婆家去。

王家嶺也注鬧着過年，戲劇、雜耍、秧歌，整天鑼鼓喧天，大家說，這是勝利後第一個年，要過得越快樂越好，可是李秀蘭不快樂。她是媳婦，人家扭秧歌她不能去，她得在家裏洗碗刷鍋，餵豬餵雞。她想着上年，西南場上，自己的鵝黃色的彩綢，『秧歌大王』，可是這些都一去不復返了，眼前的一切，却是三個字：不順眼。

李秀蘭還是不說話，尤其不和丈夫說話。到了晚上，各睡各的，王從文百般逗引她說話，可就是「字不吐」，只有一回，王從文說：『你別尋思只有你是進步的，我也是青抗先隊長，也是個進步的。』

『你進步？你進步爲什麼不參軍去？』就這一句，以後什麼也沒有了。

婆婆偷偷的來聽房，一夜，是冷清清的，再一夜，再一夜……永遠是冷清清的。

婆婆，公公，丈夫三人開了個秘密會，研究李秀蘭爲什麼不高興。公公婆婆虐待？不，連一點輕輕的責備也沒有過；男人長得不好？不，王從文在莊中青年裏還數得着的，到底爲什麼？

（註）這一帶風俗，限制媳婦回娘家，因此傳下幾個謠語，說某月某日如不回婆家，婆家就要死人。

爲什麼？秘密會開了半夜，還是猜不透媳婦的『秘密』。最後決定由從文來一回硬的，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第二夜，是年初三的夜晚，小兩口子早就安息了。一張床，兩個枕頭東邊枕頭上睡着王從文，臉朝東；西邊枕頭上睡着李秀蘭，臉朝西。當中閃下的空，還能睡兩個人。

這正合着一句舊話，叫做『同床異夢』。西邊枕頭上睡着的想：

『怎麼辦呢？這樣一天一天的。人家說解放，可是我，秧歌大王，往後只有做人家的兒媳子，從早到晚圍着鍋台轉，圍着磨盤轉，你看人家劉同志也出了門子了，嫁給縣上的老崔，兩口子都在外面工作，那樣多『自』！還有俺莊李秀琴，在家裏平平常常的，自從出去受了訓，又到工廠裏去工作，那回回來，一身青襖褲，皮底鞋，頭髮也剪了，鋼筆插在右襟上，看報寫信都是好樣的了，聽說風快要結婚了。可是我，秧歌大王……』

東邊枕頭上睡着的想：

『怎麼辦呢？這樣一天一天的。討了個老婆就跟沒討一樣。你看人家民兵隊長，也是上年成的親，小兩口子就像一個枝上開的兩朵花，沒那麼親熱的了。可是我，倒了血霉……』

王從文這回耐不住了，一個翻身也是臉朝西，叫着：『來，過來！』西邊的不理。

又叫着：『掉過臉來，這樣子睡覺，還像兩口子嗎？』西邊的心裏跳起來，這一回來勢很兇哩，可是仍然不理。

突然，一隻大手向着秀蘭的胸前伸過來，秀蘭一聲驚叫，連鞋子也沒穿，開了門就跑到院子裏。

王從文在屋裏楞了好一會，重重的罵了一句，披上襖，出了屋門，又出了大門……

三 縣學裏

年初四，李秀蘭又在娘家出現了。

第二天，莊裏的女人就唧唧喳喳的談論起來了。

『啊呀，成親四個來月，還沒有說過一句話哩！』

『秀蘭帶去陪嫁的枕頭，她自己是枕着一個，抱着一個，他那頭連摸也不敢摸呢！』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誰知道呀，許是沖犯了什麼星！』

不錯，是沖犯了什麼星，還有許醫子的話爲憑。那天李寡婦特地去算了命，許醫子說了許多不吉利的話，可是最後給李寡婦一個希望，說：『三年以後，自能相親相愛。』

李寡婦去告訴劉同志，劉同志說：『別聽他那一套，我去和秀蘭說說，叫他們今年就相親相愛。』

可是劉同志沒有接受上次談話的經驗，這次又失敗了。而且秀蘭態度更堅決，非出去當工作人員不可。

劉同志沒有辦法，把問題提到區幹部會上。大家說：『正好縣學招生，讓她受受訓去吧！』就這樣，李秀蘭上了縣學。

縣學在正月二十開課，縣長宣佈，說這一期主要學習生產，好回家去開展大生產運動。可是李秀蘭有她自己的算盤，『受完訓反正得脫離生產了吧！』

和李秀蘭一屋裏住着的有個女的叫林梅香。她們倆個是一個思想，只是林梅香還沒有婆家。一天，林梅香把李秀蘭叫到屋裏說：

『我給你看個東西。』

秀蘭一看，是政府的婚姻條例，問道：『梅香，你從那兒弄來的？』

「咳，這在女同學裏都傳遍了，十個有九個都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我是從余秀菊那裏借來的，咱一地抄吧！」

於是她倆個就坐在屋裏一面唸，一面抄。整整抄了兩個傍晚，算抄完了。從此秀蘭每天要拿出來看看，尤其對離婚的十一個條件，她算是背得透熟了。

縣學只上了幾天課，就集體去參加行署召開的勞動模範大會。大會可熱鬧啦，滿場裏掛着旗子、牌子，貼着畫片、照片，這是李秀蘭一生沒有經過的場面，真是看花了眼。可是有一件，却使她納悶：來開會的，前排坐着的都是些「莊戶孫」。那些穿大衣的當官的，却還坐在旁邊後邊，聽着莊戶人在會場上講話，還一字一句的做筆記。

一個女抗屬報告自己組織了十一個婦女，給出發到前線的民兵割莊稼，白天給民兵割，晚上還去挑挑自己的莊稼，她說：「一輩子不出門還是個老閘女，婦女一輩子不學着幹莊稼活，那就一輩子也不會幹。」大家聽出了神，李秀蘭也聽出了神。最後，李秀蘭找人問了一下，知道她叫韓淑芬。秀蘭又特地走到韓淑芬近旁，用一種女性特有的羨慕眼光，把韓淑芬從頭打量到腳，又從腳打量到頭。

會開了十幾天，最後選舉了模範，發獎披紅，李秀蘭親眼看見馬主任拿着一塊大紅綢子給朱

富勝披上，台上歡呼着：『勞動英雄最光榮，向勞動英雄學習。』李秀蘭也舉起手，跟着喊。她心裏想：『普天下再沒有比當勞動英雄更好的事了。』『當勞動英雄要比我那秧歌大王強的多哩！』

回到縣學，生產功課正式開始了，先講勞動觀念，老師說：『靠什麼都是假的，只有靠勞動才能過好日子。』老師說：『不勞動就不能真解放，真翻身。』老師又說：『二流子思想是要不得的，在新社會裏，是沒有二流子的地位的！』老師還說：『……………』

這一句句都打動了李秀蘭的心，她想，『老師是不是對着我說的？』

晚上，開檢討會，好幾個都說自己過去勞動觀念不強，有二流子味，以後要決心改正。李秀蘭也想檢討檢討，可就是說不出口，正在猶豫的時候，忽然聽見林梅香說：『報告主席，我來檢討一下。』主席說：『好。』林梅香紅着臉，說道：

『我在家也不好生幹活，連自己的針線也叫娘做。成天光想玩，那裏熱鬧到那裏去。舉着抽香烟，穿好的。這回來受訓，我就是想着脫離生產，當工作人員。我還想，我還想……………』

林梅香的臉更紅了，李秀蘭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就像是自己在檢討，臉上也一陣陣的發燒。

『我還想，往後找個工作人員，不嫁給莊戶人，不過那窮莊戶日子……………』

啊呀！林梅香怎麼這樣不害羞，把什麼都檢討出來了，李秀蘭把頭低下來，再不敢看着梅香了，心裏就像有個小鹿在那裏一碰一撞的。

這一夜，李秀蘭半夜沒睡着。她想着，自己可不就是二流子思想，爲什麼看着王從文家不順眼，爲什麼向劉同志要求脫離生產，像我這樣，脫離生產能幹什麼，……她想着想着，心裏亂極了。

生產課還是一課課的講下去，越來越紮實。縣學同學都抱定決心，回家好好生產，好好領導別人，一定要爭個勞動模範。

李秀蘭的思想也漸漸談出來了，做了幾次檢討，大家又提了許多意見，她心裡敞亮多了。大家還談了許多戀愛上的事，怎樣叫做正確，怎樣叫做不正確。

李秀蘭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忽然想起王從文來。她感到王從文很不錯，又結實，又能幹，長得也很好。她感到自己從前太不對了，一句話也不答理人家，就像是有多大的仇似的。心裏越想越覺得自己的不是，就在一天晚上偷偷的寫了封信給王從文，可是到了第二天，始終沒好意思發出去，這信就一直裝在口袋裏。

又過了些日子，縣學莊的莊子逢集。下了課，好些同學趕集去了，李秀蘭正一個人在屋裏抄

筆記，忽然老師跑來叫道：『李秀蘭，有人來找你！』她抬頭一望，王從文已經跨著門口站在那裏。老師走了，王從文始終站在門口，李秀蘭低著頭，默默的，一分鐘過去後，兩分鐘過去了……終於，從文先開口：

『天氣暖了，娘說你沒帶單衣裳，叫我趕集給你。』他把簍子裏一個小包裹擺在旁邊一條凳子上。又是沉默，又還是從文說話，他從簍子裏拿出兩串香油菓子，輕輕的說：『嗯，給你的！』

『我不要，』這是秀蘭的話。接著又是沉默。王從文的汗從額上開始往下流，他受不住了，擦好簍子，說：

『好，我家走了，還要什麼東西吧？』

秀蘭還是低著頭，一聲不響。從文轉過身去，一步，兩步……忽然後面一聲：

『回來！』

王從文又轉回身子來，秀蘭從懷裏掏出一個紙疊的小三角，遞到他的手裏，說了一句：

『給你的，家走再看！』

王從文驚訝的收過信來，他可能等到家裏再看，剛出校門，他就拆開來了，那上面寫的是：

王從文同志鑒：

到縣學來後已經一個半月了，生活很順利，學習很緊張，請家裏不要掛念。

只因我勞動觀念不強，在家有二流子精神，文化水平也低，生活散漫，沒有好好生產，對不起家裏，請家裏多加原諒一切爲要！

縣學已要結束，完成後我就回家，不誤。希望你努力學習，積極工作，爲盼。

只因時間關係，不多說。此致

敬禮！

李 秀 蘭

三月二十八日

四 思想打通了呀！

縣學結業了。幾乎全部學員都分配回家。結業典禮時，縣長一再勸大家回去好好的生產，領導變工，爭取勞動狀元，學習狀元，男狀元，女狀元。大家都鼓足了勁，響亮的回答了縣長的號

召。

臨走，林梅香問李秀蘭：『你回去和他怎麼樣？』

『和誰？』

『你那口子。』

李秀蘭嫣然一笑，說一聲：

『不成問題！』

當下兩人就分手了。

李秀蘭先回到娘家住了一天，第二天夾着包袱往門外走，李寡婦問：

『上那裏去？』

『王家嶺。』

李寡婦楞住了，怎麼，許瞎子不是說，還有三年，可是沒等她輩兒過來這個道理的時候，秀蘭已經出了大門了。

那天晚上，東廂屋裏的床上還是兩個枕頭，東邊枕頭上還是睡着王從文，西邊枕頭上還是睡

潘李秀蘭，可是東邊的臉朝西，西邊的臉朝東。

東邊的告訴西邊，這兩三個月內莊裏工作怎樣，現在生產情形怎樣，自己家裏的生產計劃怎樣，……西邊的告訴東邊：在行署開勞模大會怎樣熱鬧，縣學裏生活怎樣快樂，自己的學習怎樣進步，……好像是補償這半年以來的『不說話』，今晚上的話特別多，雙方都有無盡的話要對方說。可是有一件——兩個人之間的事，却沒有一個提起的。

最後，還是男的先試了一下：

『你還記得年初三晚上的事嗎？』

回答是一個輕輕的笑，這使得男的有了進一步詢問的勇氣。

『你那時候爲甚麼嫌乎俺這個家呢？』

『那時候，思想沒打通呀！』

『現在思想打通了嗎？』

『當然囉！』

又是一個輕輕的笑。

『你今晚上一可別跑到院子裏去了呀！』

「你別跑到大門外去了呀！」
都笑起來了。

就在這時候，窗外面的婆婆嘆了一口氣，伸直了酸痛的腰，輕輕的顫着腳回到堂屋裏。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

莫忘本

洪林

朱元清當村長

毛河邊有個張家莊，張家莊的村長叫朱元清。

說起朱元清，遠近十幾里地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這人今年四十來歲，因為左眼角上有一塊疤，所以外號叫「疤拉眼」。原是諸城人，只因生下來就碰着歉年，他爸爸一頭挑着破碗破瓢，一頭挑着三個月的元清，出來要飯，在張家莊落戶了，等元清長到七歲，就給人放牛，扎寬漢，三十來歲才置了二畝薄地。

四一年冬天，八路軍剛到這一帶來開闢工作，朱元清頭一個就參加了民兵。可是，沒有半年工夫，敵人又「蠶食」了這塊地方，在張家莊南面四里路安據點，住着七八十個漢奸隊。這時候張家莊有幾個民兵不幹了，但是大多數在朱元清領導下，和敵人堅持着鬥爭。整整三年，他們沒

有在村裏睡過覺，白天背着槍去種地，夜裏拿着槍去喊話、襲擊，夏天在高粱棵裏露宿，冬天，在莊外地屋子裏睡覺。朱元清對大家說：『有鬼子就沒有俺，有俺就沒有他。非把他拼走了，咱過不著太平日子！』區裏有個老于同志，也和他們一塊，常和大家說：『在這艱難的時候，人就試出好得來了，到臨了，看看到底誰是金豆子，誰是麥渣子？』

三年艱苦過去了。四五年的夏天，八路軍打開了週近的據點。老百姓重新見到天日，張家莊開了個慶祝會。會上人人說：『老朱是一顆明晃晃的金豆子！』

接著，大家選了老朱當農救會長，要他領著大夥和惡霸地主講理。地主想收買老朱，送給他二升糧食，老朱的疤拉眼一瞪，說：『你現在送我糧食了嗎？你忘了，我十七歲那年，害了場大病，我娘到你家裏求着借兩碗小米，你說：『我有糧食放到河裏喂雞，也不填你這些窮種的肚子！』到現在，你給我糧食？我不要了，快拿著滾罷！』這事傳到老百姓的耳朵裏，都說老朱是個好漢子，好會長。

講理勝利了，老朱五天五夜不睡覺，清算各家的賬，老百姓看他太勞苦了，知道他愛喝點酒，時常在夜裏送去一兩壺，還說：『窮人一條心，老朱辦俺的事，跟辦他自己的事是一模一樣。』

四五年年底，張家莊選村長，不用說，大家都看着元清好。投豆粒的時候，有人說：「一顆豆，一顆心，顆顆投給朱元清。」四百一十五個選民，就有四百一十三顆豆子是投到朱元清的大黑碗裏的。

就這樣，朱元清當了村長。

『什麼民主不民主』

自從當了村長，朱元清漸漸的有點變樣。

頭一樣。先從服裝上變了：不知隊伍上那個同志的一頂軍帽，給他弄來了，整天戴在頭上，還有一副綁腿，有時也打起來。——不過，這些是小事，咱不能多說，再講：

第二樣，腔調也變了，一開口總是『我們』怎樣怎樣，『關於』這個那個，『你們老百姓』如何如何，大會上，有時還撇着京腔，老百姓聽了很不順耳。——但，這也是小事，不能多批評。再說：

第三樣，生活上有些變了。過年的時候，大家怪高興，這家請，那家請，村長三天兩頭就坐

回席。這且不說，那知一下子吃油了嘴，過年以後，朱元清時常在半夜裏，開完會，也總得吃個「夜餐」，不是做麵條，就是喝四兩，逢集的日子，這莊有兩家賣熟豬頭肉的，煮肉鍋前總常見到朱元清的影子。這一點，老百姓有時便不免說點閒言碎語，可是，反映頂多的，還是：

第四樣，對待老百姓的態度也有些變了。疤拉眼本來就很難看，一瞪起來，就更加難看，許多老百姓都有些害怕他了。過去常來往的親隣，透熟的朋友，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樣曉得熟乎了。老百姓有些事找他，他也像是不大耐煩，時常說：「你光顧得你自己那些鷄毛蒜皮的小事，就不知道我整天區裏縣裏的，忙的那些重要工作。」末了，總是一句：「以後再說罷！」但是，十件有七件是以後再也不說了。

當然，朱元清還是很忙的。區裏佈置的工作，他都還擠着做。區裏對這莊情況不大了解，也總以為朱元清完成任務的精神還不錯。

今年春天，區裏佈置了大生產，號召大家組織起來。朱元清開會回來後，傳達了兩三遍，可是到了送糞的時候，變工組還沒組織好。那天，朱元清火了，召集全村大會，「數歷」（註）了

（註）「數歷」包含教訓，批評的意思。

半點多鐘，他說：

『組織起來，這是我們上回在區裏開會，高縣長親口說的，沒有組織就沒有紀律性，基本上就不行，從明天起，限期三天，統統給我把變工組織好，我們說了好幾回，大家就是春風隨耳，一點聽不進去，這回不辦不行，聽見了沒有？』

大家一聲不響，半天，站起來一個青年說：『我有一個意見，興不興提？』

元清頭一橫，說：『什麼意見？正確的興你講，不正確的猴說！』（註）

那人一楞，坐了下去。

散會以後，村各救會長張廣和對元清說：『有意見還是叫他說，你沒聽于指導員常教我們辦事要民主嗎？』

『什麼民主不民主，大家都說，就成了亂主了。老百姓天生奴隸性，不帶點壓迫就辦不成事！』

張廣和搖搖頭，也走開了。

今年秋裏，實行土地改革，朱元清怪熱心，幾家地主勾出來四十多畝地；朱元清說要給村政

（註）『猴說』即不許說的意思。

上留下十二三畝，結果挑了幾畝離莊近的湖地，都算在村政名下，其實呢？老朱却勸員幾個農會會員幫他收穀子，打完以後就算長的了！有人反映這件事。朱元清却理直氣壯的說：『莊長忙得龜孫似的，又不吃公糧，要不分點糧食，叫咱一家老小去要飯？』

『孫猴子』上了天

張家莊雖不大，參加抗戰的却有三十二家。

變工組好歹組織起來了，可是好些家沒有勞動力的軍屬却成了大問題，他們找到村長門上，朱元清的答覆還是一句話：『以後再說。』

可是，軍屬們很不平氣。別的事晚了可以，莊稼地的事晚了就打不出糧食來；哄人好哄，哄地可不行。大家都知道，朱元清家裏的地是變工組給他代耕了，朱元清他自己可沒有幹過一天活。忙固然也有時很忙，但是，好些天沒有事，朱元清頭在午村公所裏坐坐，中午到識字班裏曬曬，下午又在村團部裏耍耍，一天天常是就這麼不知不覺混了過去。

這事，有人反映到了區裏。

有一天，區裏的孫連仁同志到了這莊，問起軍屬生產的事，朱元清說：『早明白了。』孫同志是個剛脫離生產的幹部，見了朱元清那個樣，也不好多問。過了一會，談起變工，孫同志說：『我聽說你莊辦的不大民主。』元清一跳起來，說：

『你真主觀主義，民主了，變工還能變的成嗎？』

說完了這句，掉臉就走，以後見人常說：『區裏的人，真主觀！』孫連仁不過是個才脫離生產的幹部，知道啥！四二年我就要出去，老子說莊裏離不開我，論起來，我還不比孫連仁的資格老！』

以後，朱元清又調查這事是誰到區裏反映的，調查不出來，狠狠的說：『他反映我，我要一個反映上去，管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在張廣和和別的村幹努力下，軍屬的耕種問題終於解決了，但是，不久又出了一個事。

那也是一家軍屬，姓姚，自從兒子出去抗戰後，家裏只有一個老娘，一個小兄弟，平常大娘紡線，小孩拾草，還有二三畝地，莊中幫着耕種，糧草到家，倒也能夠度日，這莊羣衆對擁軍工作一向很好，幾個識字班學員常到大娘家裏，幫着拾水、推磨，過個三五天，還來給大娘梳梳頭，洗洗衣裳。

那知今年七月裏，頭一場大雨，姚大娘的一間東堂屋就倒塌了，一輛紡線車擱在屋裏，也砸爛了。大娘心裏怪難受，可是衆人們說：『不礙的，你只要向村長要兩根棒，姚大娘滾點草，一齊下手，包管兩天完成，比你原來的屋還強。』

姚大娘去找村長，頭一趕不在家；第二趕見着了，說：『這兩天要總結生產，總結完了，就給你辦。』第三趕遇着他，他正要到區裏開會，回答是：『回來再說。』

姚大娘在下午坐在莊頭上等着，直到黑天，朱元清回來了，沒等大娘開口，朱元清就不耐煩起來：『你看，光爲着你那一點芝麻大的小事，就一天三趟五趟的跑，我村長要是光給你們忙活那些事，就不用幹旁的嘍！』

姚大娘說：『這也三四天嘍，到一點線還沒紡，一集一百多塊錢呀！』

朱元清的滾拉眼又睜了起來，說：『三四天，這三四天我們着嗎？又總結，又開會，從早到晚，連個放屁的空也沒有，今天又到區裏開會，老高——高縣長親口對我說，管怎麼變工組得好些道理。你老百姓就是個自私性，光知道自己，這回你越急，越叫你多等兩天！』

說完，大踏步的就向莊裏走，姚大娘回到家裏，把這事告訴鄰舍家，大家說：『好，大娘不用急，俺誰家有紡線車，先借給你一輛紡着，屋的事，再找他們量。』

又過了兩天，區上民政助理來這莊召集軍屬開會，問大家生活怎樣。大家反映了一些，姚大娘也把這事說了。民政助理當場對朱元清說：『這問題限定一個集空內，一定解決。』朱元清漲紅着臉，一聲不響。

晚上，民政助理走了，朱元清喝了點酒，出來，碰着一大羣人站在街頭上，朱元清兩手在腰間一叉，滿嘴酒氣，就吆喝起來：

『她奶奶個屁，她在會上對我提意見，她忘了我朱元清是什麼人，全中國數着個毛澤東，全縣數着個高縣長，這張家莊一溜十拉個莊子，還不就數着我朱元清！』他告訴民政助理，民政助理能把我不怎樣？，他就能管得了我？區長講話我還得尋思尋思哩！』

大家不說話，朱元清越講越起勁，越講越生氣：

『她別仗着她軍屬，軍屬又怎麼樣？抗戰早勝利了，這裏也算是根據地了，和平世界，綠樣工作都做得，還管着什麼軍屬！』

朱元清還講下去，正巧民兵上來請他去開會，他怒氣沖沖，一邊罵着，一邊隨着走了。

街頭上剩下三四個老大爺，見他走了，碰巴碰巴小烟袋，嘆了一口氣，議論起來：

『孫猴子上了天——忘了自己是從那塊石頭裏蹦出來的了！』

『小鴿子餓飽了——忘了本啦！』

『翻身，翻身，光翻了幹部啦！』

『……………』

一輩子要記住一句話

朱元清的行爲，區裏于指導員早聽說了。這次民政助理回去一說，老子更加注意。有一天，老子到了張家莊。

朱元清和老子是老夥伴，一向見到老子來都很親熱。這晚開村幹會，老子把時事噉了一下，說：『老蔣那反動派頭子，又發來大兵，要滅咱解放區，要把咱剛端上手的飯碗奪回去，戰爭已經打起來了，咱全體軍民一定要動員起來和他幹，加緊支援前線，爭取自衛戰爭勝利！』

老子還說了些前線上的事，說戰士們在前方怎樣勇敢，怎樣艱苦，泥深到小腿肚，河水漲到肩膀頭，戰士們兩手舉着槍向前衝，指揮員叫退也不退，大家聽得很起勁，一個個磨拳擦掌，都說得好好幹。

當了會，老于和元清一人拿了一件舊衣，藏在場上，並頭睡着。從現在的戰爭，又噫到頭兩年的戰爭，噫到和據點裏漢奸除鬥爭的事，噫到從前的艱苦味，噫着噫着，精神頭來了，也不想睡了，兩人坐了起來，抽着烟，有說有笑。

噫到後來，老于問元清：「元清，你說咱那時那個艱苦味，整整三年沒在哥裏睡一宿，到底爲的啥？」

「爲的啥？還不爲了把鬼子趕走，老百姓有幸福日子過！」

老于點點頭，又噫了好半天，噫到選村長，老于又說：「元清，你還記得那時人都叫你金豆子，選舉時唱着「願願投給朱元清」了嗎？」

這是老朱頂得意的事，當然記得很清，一聽老于問起，十分高興，於是又談了半天。以後老于又問：「你想老百姓那時爲什麼那樣擁護你呢？要是今天再選村長，還有人給你編唱嗎？還能得四百一十三票嗎？」

一句話，打到元清的心坎裏，半天不作一聲。後來，老于很誠懇的告訴他，近來老百姓對村長有些反映，自己還是要好生檢討，爲人切記莫忘本呀！

老于看着元清已經不像剛才那樣有勁，就提說「睡吧？」他自己頭一落枕就打起呼來。

可是這一夜朱元清完全睡不着。他想著過去，想著現在，打游擊啦，慶祝會啦，護理會啦，選舉啦……一件一件都像是昨天的事一樣，後來，他腦子裏就光剩下老子的幾個問題——

那時候那個艱苦味，到底爲了誰呢？

老百姓爲什麼擁護我當村長呢？

現在要選舉，老百姓還會選我嗎？

想著想著，一直到了天明……

第二天，老子沒走，晚上又和元清在場上嘍起來。這次老子把一切的話都說完了，聽到的反映也告訴他了，各種道理也講明白了，尤其對於擁軍優軍的事，更講得頂多。朱元清也作了些檢討，自己感到這樣下去，真是很危險的。到半夜的時候，老子對元清說：『我告訴你一句話，你一輩子記清了，就是：不管在什麼時候，不管做什麼事，都不要忘了老百姓。咱自己也就是老百姓，老百姓的事就是咱的工作，咱幹一千條，一萬條，就爲著一條——叫老百姓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這一夜，朱元清又沒睡着。

第三天，老子走了，下午朱元清親自帶了兩根棒，送到姚大娘家裏，姚大娘很感激，要留他

坐一會，他說：『今天區裏送來條子，明天過隊伍，向咱莊要七百多斤煎餅，我派了一天。還有一些沒派完，得回去想辦法。今天真不得閒，這兩天一定到你家來要。』

『還有多少斤煎餅沒派出去？』

『三十斤。』

『不用派了，我都攪着哩！』

『那怎麼行？』

『不要緊，我找東院裏蘭香姊妹幫我推着磨，自己烙，一宿就成了。』

元清不答應，姚大娘堅持着跟去領了糧食，回家泡上，晚上推出糊子，熬一宿一夜沒有睡覺，烙出三十斤煎餅來，第二天天一黎明，就把煎餅送到村長家裏，朱元清接過煎餅，心裏感動極了，想說什麼，但是一句話說不出來，默默的站在門口，望着姚大娘扶着牆，一歪一倒的走回家去。

要洗去自己身上的灰

過了幾天，老子又到了張家莊，開了個村幹部會，大家檢討了攪軍的事，有的說：『俺從抗

戰勝利後，就以爲可以不要軍屬了。」有的說：「俺總當着軍屬是個麻煩。」有的說：「咱沒想想，隊伍在前方抗戰，還不是爲着咱？我們在家擁軍優軍，也還不就是擁的自己？」會上，朱元清檢討的很多，大家也頭一回不客氣的對他提了些意見，最後，全體決議在明天，開一個軍屬村幹聯席會。

第二天晚上，西場上放着一張桌子，一條凳子。大家圍着，三十二家軍屬大爺大娘都到了，各系統幹部也來了，七八十口子人，擠成黑壓壓的一片。

朱元清當主席，幾個村幹部先檢討了，幾家軍屬也檢討了，然後，朱元清站了起來。這幾天，大夥兒早就有點看出來朱元清與平日不同，所以一見他站起來，都豎起耳朵，想聽他講什麼，他說：

「衆位兄弟爺們！我朱元清真該檢討檢討了。這大半年來，我變得一天壞似一天，眼睛長到額頭上，誰也看不起。我忘了窮人，忘了本。什麼事，光想着在上級面前有信仰就行了，在莊裏有沒有信仰不當回事。不知道，上級也是給老百姓辦事的，在莊裏沒信仰，上級也就看你不好。我光知道歸派人家工作，開會就是數歷大家，凡事人家說了不算，我說了一句就是一句。在土地改革中間，我光顧自己利益，就拿村政的名義多留了十二三畝地，奪了好多窮兄弟們的飯碗，實

在我的自私自利。我一定拿出來重新分配給衆人！

大家睜大了眼睛聽他一句句的說，都在點頭。他又接下去：

『民主是一點也沒有了，心裏頭早沒有了大夥兒，大家有事找我，我不給辦，還說人家麻煩。像這回姚大娘的事，我拖了十拉天，真是一點擁軍觀點也沒有了。這兩天我尋思尋思。我這不成了官僚派了嗎？國民黨的那種壞作風，怎麼好叫我學來啦！』

他說到這裏，臉緋紅，攤開了一隻手，就像是要打自己。最後，他講：

『這些日子，于指導員和我啦呱，大夥兒給我的教育，昨晚上村幹部會上大家也對我提了許多批評，我決心改過。今兒晚上，希望大家對我多提意見，給我教育，過幾天全村大會，我還得好好檢討一下！』

朱元清自當村長以來，漸漸的在他和老百姓中間豎立起一道牆，這回檢討，一下子把這道牆打通了，大家像是又看到從前的朱元清。

於是，一切過去不敢提的意見，都說出來了。老朱一條一條細心的聽着，心裏一陣熱一陣涼的，一直提了兩個鐘頭。

最後一個軍屬大爺站了起來，說：

「俺的意見就這一些了，大夥兒提意見，還是想你想改正，要看你不能改，俺就不提了。你這回要是真下決心把那些官僚派頭丟掉，大家還是擁護你，你從前是顯金豆子，現在也還是顯金豆子，就是金豆子掉在鏢子窩裏，蒙上灰，現在得洗一洗。」

老朱忽的站了起來，說：

「好，我洗，我把這大半年的壞行爲統統改掉。我朱元清，七歲放牛，十五歲扎活，當了二十年的冤漢，互古是個窮人，這半年，當了村長，忘了本，忘了自己的窮根，忘了大夥兒，今後我要不改不算人，大家看着罷！」

他最後一句說得很響，很有勁，大家不自覺的都鼓起掌來。又不知道是誰，領導着喊起口號來：

『歡迎老朱改過！』

『擁護老朱！』

『村幹和軍屬是一家！』

『好村幹不要忘本！』

老朱一把抓住老于的胳膊，手裏直打着顫，平生第一回：豆大的淚珠，從他的眼角中掉了下

來。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於臨沂。

由鬼變人

袁毓明

劉小七，今年沒零沒錢的四十幾了。未解放前他是個大烟鬼，沒人把他體在眼裏；解放後，他轉變成爲勞動英雄，成了大家尊敬的人物。從前，他跟他老婆曾經吵嘴打架，鬧分家；如今，他老婆一見他就是張嘴笑，抿嘴也笑。現在他已從『鬼』世界走到人世界。

劉小七家裏本來很薄寒：二畝水地，五畝旱地，還有五棵柿子樹，三棵甜棗樹。風調雨順的年頭，家裏打下的東西，跟他老婆，一個小孩，剛剛顧住嘴。可是自從那狼吃的日子，鬼子來了以後，遍地興開了吸大煙，於是沒出息的劉小七，也就染上了大烟癮。不到一年光景，把水地、旱地、柿子樹、甜棗樹，應值兩個錢賣一個，應值一個錢賣半個，糊糊塗塗都賣給販賣烟土的地主了。

劉小七把家裏發光弄淨了，可是大烟癮還像魔鬼似的纏在他的身上，一離開它，就是張嘴打

呵欠，眼裏又流淚，渾身又發酸，好像得了什麼大病。沒辦法，烟癮逼着他鬼混了好幾年，逼着他幹出許許多多不光榮的事情。

一 夫妻間的風波

劉小七把土地樹木霍光後，就千方百計的偷他老婆的東西。可是他老婆像個看家虎，屁股成天釘在家裏，兩眼獨巴巴的瞪着他。瞪得他沒辦法。一天，他試探着他老婆的心說：

『孩子娘，別欺我了，我不吸大烟了。』

『哼！』他老婆把鼻子扭到一邊道：『我還上你的當哩！狗改不了吃屎，驢改不了繞道，你摸摸你的頭上還有幾根毛？』劉小七一聽這話不對頭，連唾了幾口：『呸！呸！好臭好臭，那裏放白狗屁！』

他一勁兒逗着老婆，老婆還是對他六放鬆，這就糟了，怎麼偷她的東西呢？後來他終於想出了妙計：他鑽到屋裏，悄悄地把剛才睡着的小孩弄醒。小孩哇哇地哭了。老婆去抱小孩，他趁着空兒，偷了一個鋤頭跑了。

「呀，呀，天煞的！」他老婆追出來，但他已看不見了。那天晚上，他把鋤頭換成「土」，痛痛的過了一下癮。

劉小七的牌子越來越糟，他一踏家裏的門限，老婆就囉唆着罵他。可是他不在乎這個。他說：罵，傷不了骨頭動不了肉，老子只有一個心，只要偷上東西，比吃糖還甜。

又有一天，劉小七忽然病了，在街上就地打滾，好像什麼急症似的。他老婆立刻請人給他醫治，把他抬到家裏炕上，又給他做好飯吃。他的病好了。

半夜多了，月光照在窗上，窗戶亮了，劉小七的心也亮了。這時他想偷他老婆一條褂子。但一想不好意思，剛才老婆給自己請人治好病，又做好飯吃，再偷人家的褂子，真是個黑心鬼。

可是大烟癮不讓他講這體面，終於天明的時候，偷了老婆一件布衫，但沒有跑掉。

兩人吵起來了：

「你真不是正經東西呀！」老婆對着他罵道，

「你是正經東西，幾塊錢一斤，幾毛錢一兩！」劉小七嘻皮笑臉的說：「我明明是個大烟

鬼，你不知道！」

「沒良心，沒良心！」老婆急得罵起來。

「你有良心掏出來看看，是紅的，是黑的？」

火越點越大，兩人又扭打起來。劉小七瘦胳膊瘦腿的，打不過他老婆，可是他偷了個空兒，踢得準準的，朝着老婆的小腳尖上踢了一腳，他老婆痛得立刻坐到地上，哇哇的哭起來：「我的命呀，我的命呀！」他却在旁邊神氣十足的譏笑道：

「女人家，有啥本領，你看老子的腦袋瓜好剝嗎？」

從此老婆再也不讓他進門了。他竟變成個討吃鬼，流浪在街頭上。

二 討吃的時候

劉小七變成了討吃鬼，看看他那副窮相：頭髮三四指長，滿臉汗道道，穿着千補萬縫的衣裳，手裏拿着「呱嗒板」，挨門沿戶的討飯吃。

「掌櫃的，你發財，你不發財我不來！」劉小七靠在賣麵的門面上，一邊唱着小調，一邊敲呱嗒板：「嗚嗚嗚，嗚嗚嗚。」

這個門口要了一碗稀飯，又轉到另一個門口，如果那家有一隻狗去咬他，他就對着狗順口唱

道：

「狗兒狗兒你別咬，不給你主人要多少！」

劉小七飯吃飽了以後，別的事情沒有，就去休息。夏天，那裏有樹蔭涼去那裏。冬天，那裏有太陽角落去那裏。

到了吃飯時候，伸伸懶腰，揉揉昏眼，順口罵一聲：「我的兒媳婦把飯做中了，去喝一口哩！」夏天的時候，劉小七每年照例的賣箆籬，因為這個買賣，一不用找東家，二不用找本錢，村邊有的是柳樹，他有的是兩隻手，這買賣就開張了。

一天，劉小七揹着一串箆籬在街上叫賣着。一個老太太從家裏出來，問他多少錢一把，他說二元錢，老太太嫌貴，扭回頭走了。

「老太太你回來，不添不去不是買賣！」劉小七又把老太太叫回來。

「多少錢一把呀？」

「你看着給錢吧，一把箆籬，沒啥正經！」

買賣搞好了，一元五一把。

「賣箆籬喇！」劉小七又喊道。一個小媳婦又打家裏出來，又問他多少錢一把。

劉小七把魂飛到小媳婦的身上了，兩眼從頭頂瞅到腳跟，心裡說：不錯，人樣路樣就，頭是頭，腳是腳！於是他有意無意的哼了一聲：『沒啥正經，拿一把斧頭使吧！』

買賣又搞好了，一元錢一把。

可是鬧出了岔子，一會兒老太太尋找出來，氣憤憤的問劉小七道：『你嘴裏長着幾個舌頭呀？一樣斧頭，幾樣價錢？』

老太太很刁頭，劉小七也不好逗，他四圍看了看，街上沒有別的人，只有那個乾骨頭的老太太，和那個頭是頭腳是腳的小媳婦，立刻把眼皮一翻道：『怎麼能一樣價錢呀？一個是老母豬，一是天仙姑。』

老太太大聲罵起來，小媳婦也大罵起來。劉小七見勢不妙，甩開腿跑了。

七 當騙子

煙癮仍像魔鬼似的纏着劉小七，後來他又變成了騙子，那裏有廟會，就到那裏騙哄小孩們的錢，他拿着兩個小竹板當賭具，一個上邊刻着紅『十』字，一個上邊刻着黑『十』字，兩個竹板

在手裏忽慢的扭一下，一個放在他面前鋪開的白布上，一個留在手裏，讓別人來猜黑紅。每當一個竹板放下之後，周圍激起一片喧嘩聲，這個說是紅的，那個說是黑的，噓個不休。

一次，三個孩子都押上紅的，只有一個孩子押上黑的。劉小七看着紅的錢少，黑的錢多，就把竹板神秘的一換，拉着長腔叫道：

『紅的贏了！』

小孩們唧唧着，埋怨着，有的皺着眉頭努着嘴，有的眉開眼笑。

小孩們越輸越押得起勁，劉小七越搗鬼，小孩們的錢，一勁兒往他手裏跑。但他又怕小孩們不押了，隔幾次故意叫小孩們贏一次，慢慢把他們的錢弄光。

劉小七又把竹板押在白布上。一個小孩瞅了半天，自己滿覺着有十分把握，號召着大家都押黑的。

『對，一點不錯！』另一個小孩輸的錢太多了，想一下把本錢撈回來。於是把手裏的錢，孤注一擲的押上去。

『我按住他的手，看他搗鬼。』又一個小孩把錢從兜裏急忙掏出來。

劉小七看着這次押的人越多了，又把手故意抖擻起來，假裝着露了破綻。叫着：『不要押

「唔，賠不起囉！」小孩們一看他害了怕，押的越多了。他看著白布上的錢堆滿的時候，不慌不忙的掀開了，又拉着長腔喊道：「紅的贏啦！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

孩子們都傻眼了，有的說竹板是空的，能變換，有的說他會耍「照眼法」……

正在熱鬧的時候，忽然聽到呱呱的兩聲響，這是怎麼一回事呀？劉小七扭回頭瞧瞧，原來是一個蔡賭的狗腿警察站在他的背後了。剛才響的聲音就在他的脖子上，是狗腿警察打他的巴掌聲。他的脖子立刻熱辣辣的發燒起來。

「誰叫你賄錢呀？」狗腿警察豎眉瞪眼的，像吃人的樣子。

「老子自己願意的呀！」劉小七想這樣說，可是光棍不吃眼前虧，再說人家腰粗腿粗，立刻低首降氣的央求道：

「老爺，哈，哈，誰也沒有叫我耍。」

孩子們都吓的散了，一個個躲着劉小七，瞅着那狗腿警察。

劉小七打量了一下那個狗腿警察，看樣子這傢伙也是個×裏的長骨頭，不是個好東西；黑嘴唇，黑牙根，臉皮像個黃表紙。和他是個同行——大爛鬼。

劉小七把狗腿警察叫到一個沒人的地方，掏出自己的大煙，讓他嘗嘗，說是「新牌的」。他

「不要，劉小七說：『怎樣，看不起老弟嗎？』」

不祭東風，破不了曹操，劉小七又多搗出一些烟土，還有幾百元的『茶錢』，於是狗腿警察滿心滿意的接到手裏。

越拉越親熱了，兩個人變成了親兄弟。

『老弟，你再花錢的時候，說一句話就行了！』劉小七說。

『知道知道！』警察點著頭：『你去幹你的吧，有我在這裏保險！』

兩人分別後，劉小七又在孩子羣裏喚起賭博聲來：

『押紅的，押紅的！』

四 無底洞

去年，劉小七的家鄉被八路軍解放了。村裏人說，這好像夏天的濃霧天氣，正在看不見山，看不見地的時候，被一陣西風颳開了，露出了紅紅的太陽。又好像人們正在火坑裏滾的時候，被菩薩爺爺拉出來。大家高興的又蹦又跳。

這時候，世道變了；販賣大烟而又禁止大烟的傢伙斷根了，因而抽大烟也沒有了，賭錢的人悄悄的不賭了，壞人往好處轉變……。八路軍這股正氣，老百姓都說：『天意』該八路軍坐天下，八路軍『福氣』大。

可是劉小七不高興起來，他說實行減租減息好是好，就是解決不了他的大烟癮。因爲大烟斷了根，他怎麼也買不到，癮得他癢在筋上，眼裏直流淚，渾身發酸。難受到頂點的時候，還埋怨說：『八路軍你是人們的救星，可是你把我制死了！』但難受了不少天，也把大烟癮戒掉了。

隨後，村裏掀起了翻身運動，被壓迫剝削的人，推倒了騎在自己頭上屙屎撒尿的壞村長，選舉了給自己辦事的新村長。

於是村公所辦事的人也不一樣了，誰有困難就給誰解決，給沒有吃的人發糧食。保證不餓死一個人。

劉小七心裏很高興，也到村公所領了些糧食。心裏暗地想道：這比討飯好得多了。八路軍就是好呀！

『想吃餅，想吃麵，想吃餃子要蒜蒜。』劉小七攆着小米在路上唱着，想着，把村長囑咐他『省吃儉用』的話忘記了。餅沒有拉麵好吃，拉麵沒有餃子好吃。啥好吃做啥，反正村公所給糧

食，不讓餓死一個人。於是他嫌小米不好吃，把小米賣掉，拿着錢去到飯館裏吃飯，到了飯館，氣氣派派的坐在桌面上，粗聲粗氣的叫着堂倌。每頓不是吃餃子，就是吃蔥花餅，還要一盤炒雞蛋。三番兩次的把糧食弄光了。

『王村長，我又沒有糧食吃了。』劉小七又去村公所裏要糧食。村長很奇怪：『怎麼半月的糧食，三四天就吃光了？』劉小七說：『窮人肚子大，整年不吃一頓飽飯，吃起來沒有飽，不能跟你們一樣。』王村長信以為真，又發給他一些。他更高興了，回去還是吃香的，喝辣的，不到幾天又完了。一次又一次，像個無底洞。

村裏的怨言傳播開來：有的說，劉小七那小子，從前吸大烟，當驢子，啥根抵，現在吃香的，喝辣的，多麼牛皮呀！有的說，那種壞蛋，早就叫他完蛋了，還叫他白吃東西！……

劉小七又去村公所領糧食，街上的人都向他睜白眼。他不在乎，他說：『睜不睜是一樣，反正八路軍喜歡窮人，該我吃幾天哩！』

村公所裏坐滿了人，劉小七迎門一進來，人叢中立刻投射過一陣譏笑聲：『吃飽飯』來了，『喂雞能下蛋，餓狗能看家，給他吃幹什麼？』劉小七的臉覺着熱辣辣的。

王村長把劉小七叫到一邊，苦口婆心的勸他。他在旁邊抱着頭。村長叫他好好想想，要不是

八路軍來，他早就完蛋了。現在村裏救濟，是叫他轉變，叫他省吃儉用，細水長流，再不轉變，就不管了。他害怕了，向村長哭哭啼啼的哀求，再不續吃爛粥了。

可是，劉小七一把米領到手裏，却又把村長的話扔在腦後，糊里糊塗的又吃開好東西。總是原諒自己說：吃了這頓好的，再不吃了。可是一頓一頓的推下去，小米又光了。

村裏人恨透了劉小七，說他是『狗改不了吃屎，懶狗扶不到南牆上。』於是誰也不去理睬他，誰也不給他東西吃。他到誰家要飯吃的時候，誰也諷刺他：『你的飯沒有蔥花餅酥，沒有餃子吞，俺的飯，你嗓子細嚥不下去！』

劉小七兩天沒有要到嘴裏東西，肚裏餓得直咕嚕，沒辦法，他只得再去哀求王村長，王村長對他也覺着頭痛，把他留到村公所裏，一面教育他，一面讓他勞動，這才漸漸的好了些。

五 互助組裏

第二年，春暖花開的時候，村裡翻了身的人，都在組織互助小組。『由窮變富，參加互助，』一時形成了熱火朝天的風氣。

劉小七也忙了起來。他也到處去找自己的碰心的人。誰和他碰心呢？很難說。他興頭勃勃的去找劉喜全。劉喜全把眼一瞪說：「吃香的嘴，千斤重的腿，我跟你這號人互助？」

劉小七碰了釘子，但還沒有很洩氣，只是氣憤憤的說：「孫膑有孫臏的朋友，臧涓有臧涓的朋友，老子有的是人！你不和老子互助，老子也不和你碰頭碰香？」

劉小七又到劉守業家。這是他吸大烟時的好朋友，一定和他互助，可是劉守業沒在家，他老婆火氣沖沖的說：「你可別和他互助呀？你是啥名氣？俺家的那個人剛剛把名氣轉過來，你一沾他，鬼碰鬼，就又糟了。」

『真倒運，一個老婆片子，叫他嚇壞了老半天！』劉小七有些不耐煩。又去找劉守福，劉守福也嫌他好吃懶做不理他。劉小七說：「我不懶行不行？劉守福說：你不懶的時候再互助吧。」

劉小七簡直像一根燒紅的火柱，走到誰跟前，誰也怕燙着他們，他那懶漢的名聲，把他自己孤立起來。

他在街上走過，別人正在又說又笑，他一到跟前，人家馬上一哄而散了。他看見一個熟人，想和人家說一句話，他把嘴一張，人家裝着沒有聽見，把頭一扭走了。

『我不是個人了嗎？……』劉小七越想越沒有出路：「怎麼誰也看不起我呢？」他要尋死

正在這時候，王村長到了他跟前。劉小七一看見村長來了，好像看見自己的爹娘，眼淚不住的流下來，一時噙得說不出話來。村長以爲發生什麼大事情，把他嚇了一跳，原來是他參加不了互助組。

『誰錯也不能錯到底，毛主席說幹部要治病救人。』村長想起區長講的話，說服小組的人，讓他參加到他自己領導的互助組裏。

劉小七的臉上立刻展開了笑紋。

春天的麥田裏，到處飄盪着愉快的自然的歌聲，歌頌着毛主席，歌頌着自己愉快的生活。這裏一夥人，那裏一夥人，幹起活來，一個賽一個的，誰也不甘落後。

劉小七在互助組裏，頭兩三天也是很賣勁，累得滿頭冒汗也不說累。可是不幾天這股熱勁就冷了下去。一下到地裏，鋤一下，即把腰挺起來，拄着鋤柄歇一回，看看天，看看地。磨着時間，要不，就去拉屎撒尿，一鬧又是半天。一天他去大便去了，半天不回來，都以爲他偷偷的回了家。大家喊了一聲：『劉小七走了嗎？』

『沒有。肚裏有些痛，大便不來。』劉小七隨便應付的說。

「你高山尿海的是不是？」大家開玩笑。劉小七這才裝腔作勢的回到地裏。

晚上開小組檢討會，大家展開批評。這個說，應該開除劉小七，那個說，生就的骨頭長就的肉，勤謹不了。有的埋怨村長不該吸收他。

大家說完了，劉小七檢討自己說：「我懶的時候太長了，沒有勁，沒有好好做活兒，對不住大家。」說着又想哭，怕把他開除互助組。

王村長說：「誰能一下子修成神仙，慢慢來。我說劉小七很努力，不過因為他沒有勞動慣了……。」

劉小七高興了，下定決心，再往好處轉變。

又一股熱勁上來，每天，滿天星星的時候，他就睡不着，想着村長的話，越想越對。於是就起來了，溜門叫互助組裏的人起床：「太陽晒着屁股了，該往地裏走了。」

可是不幾天，劉小七心裏又暗地打起算盤來，光給他們幹活，自己沒有地，還不是白流汗？於是勁頭又鬆懈下去。第二天呼呼的睡起覺來，到吃飯的時候還不起來。

但王村長早就摸透了劉小七的心思。本來早就想分畝給他二畝好地，因為他從前不好，給了他怕把地荒了。現在他參加了互助組，保險了。

王村長去找劉小七，他還在騎著。王村長說：「今天給你鋤地啦，你還不起？他奇怪起來：『我那兒有地？誰給我地哩？』村長說：『農會說你有轉變，現在分配給你二畝好地，不怕淹，不怕旱的好地，屬金銀的好地。於是他急忙從炕上滾下來，恐怕自己沒有聽清似的，又把嘴安在王村長耳跟上，『真的嗎，真的嗎？』連問了幾聲。消息真實了，他蹦跳起來。」

全組的人下到麥地裏，下到劉小七剛才分得的麥地裏。麥苗齊刷刷的，綠油油的。劉小七多年沒有土地了，一旦看見了土地，好像晚年得子的老人看見親生的兒子一樣，親熱得不得了，他看看麥苗，麥苗對着他笑。看看互助組的人，也對着他笑，個人頭上流著汗。

一會兒，他忽然懊悔起來了：「我為什麼跟別人搗蛋呢？人家這樣實心對我，我怎拿虛心對他們呢？……」

越想越後悔，休息的時候，別人都在打火吸烟，說說笑笑，獨有劉小七的眼淚擦不乾了。別人問他，他只說：「我對不住你們，對不住毛主席，我以後要好好幹……」

六 安家

現在，全村講團結，互助組裏講團結，誰家也講團結，就是劉小七和他老婆還沒有團結，像個裂瓣蒜，中間隔着一層皮。現在那一樣都碰心，獨獨這樣不碰心。他想和老婆和好了。頭一次，他走進家裏，老婆正在炕沿上做針線，孩子在院裏耍木刀。他心裏想：自己把小孩抱進去，給了他老婆，借着說句話，疙疸就解開了。可是老婆一看他進來，劈手把小孩從他手裏奪走，一溜黑旋風似的走了。

「哈哈，驢屎硬起來了，看那樣！」劉小七隨後跟着出去。當他快到眼前的時候，他老婆又走了。

第二次，劉小七又去和老婆解疙疸，老婆說：我也不要你的金，我也不要你的銀，你過你的時光，我過我的時光，誰也不用沾誰的光。

劉小七又託王村長去家裏順說。他老婆一看他又討厭的來了，才說躲閃閃，看見村長在他後頭，立刻給村長拿來個小凳子讓他坐下。她坐在對面的炕邊上：

「爲啥這個小事，還驚動你？」

「咱的香爐小，敬不下你這大神靈！」劉小七說。

「你不用插嘴！」老婆翻了劉小七一眼。

『現在我有自由，蔣介石還不能封住老百姓的嘴……』

兩人頂起來。老婆越說越沒好氣，一會兒揭開劉小七的底子了——你吸大煙，當鴉子……你還有臉，有臉早就鑽到夜重裏死了。劉小七也火了，舉手去打她。

王村長把兩人拉開。劉小七老婆痛哭起來，說：『自從嫁了他沒有得過一口好氣，不是挨打，就是挨罵，跟孩子熬星星，熬月亮，好容易熬到現在，才說有了出頭的日子，他又來了，他沒有死！閻王爺忘了他了！……』

『罵人怕揭短，打人怕挖險！』王村長不慌不忙的說：『小孩他爹，這一年轉變的該多快呀，人往長處看，水往低處流！小孩他爹最怕說他什麼大烟鬼嘍，鴉子嘍，一說這些，就戳準了他的心病，有錯不能把人錯死……』

『不，我不和他合家，他有本事去找個新對象吧！』

『這說成那一國的話了。』王村長和劉小七都禁不住的笑了。劉小七趁機又插了一句：『我就愛上你了，你這天仙女，我能捨下？』

『說正經話，你們老夫老妻嘍，孩子多麼高嘍，不看大人看孩子，家裏和和氣氣的開生產，小時光多麼好呀！』

劉小七老婆仍是沉著臉。

『綿羊打架頭碰頭，兩口子打架不記仇，白天打架，黑夜一個枕頭，有啥正經……』王村長的話，惹得劉小七老婆笑了。本來她恨他懶漢不做活兒，現在他一天比一天轉變好，心裏早就高興了。他爲了把他的脾氣壓一壓，隨口又向王村長提出担保他不能再打人。

『阿彌陀佛，我還敢打傢哩，現在提高婦女啦！』劉小七看見老婆心眼轉過來，自己吊著的心撲通一下落下來。

劉小七自從和他老婆和好以後，好像老虎插下了翅膀，鬧時光的勁頭更不知多麼大了？每天天不明就到地裏，去的時候，還隨手帶著糞頭拾糞，自己就像着了魔一樣，也不知道休息了。

有一天，太陽早偏邊頭，晌午多了，劉小七也不回來，老婆心痛得不得了，怕餓着他，於是拾掇了拾掇給他送飯去了。

『劉小七鬧生猛，勁頭天大，

要不是毛主席，早就完啦……』

劉小七一面幹活，一面得意的撒着野腔，正唱的帶勁的時候，忽然有人喊了一聲：

『不要胡浪叫了，吃飯吧！天啥時候啦也不回去，真急煞人啦！』

『天已晌午多囉？我覺得沒有多大一會兒！』

秋天，村裏選舉勞動英雄，全村的人都說劉小七今年莊稼長得好：玉菱棒錘大，穀穗兒老鼠大，黍稷穗兒掃帚大，芝麻一串串，裂着嘴露着白牙笑臉，高粱眯着眼睛露着白眼笑臉，南瓜像水桶，茄子碗口大……結果劉小七的胸前掛上了頭等勞動英雄的鮮花。

這是個天大的事情，轟轟烈烈的大事情！全村男女老少，大大小小給劉小七賀喜來了。音樂隊，打着鑼鼓，吹着笙笛，秧歌隊，扭扭捏捏的扭着。互助組、民兵、青年隊、婦女隊、兒童團，喊着口號：『勞動英雄最光榮！』『二流子轉變最光榮！』『紅火的比元宵節時還熱鬧。劉小七在人羣的最後邊，騎着棗紅馬，戴着禮帽，披著紅，摘着花，像個新女婿。千百隻眼睛瞧着他，議論着：有的說，黃土變成金了，烟鬼變成英雄了。有的說，花憑枝葉，人憑衣裳，劉小七從前啥樣兒，現在啥樣兒：世道變了，人也變了！

行禮了，劉小七站在衆人面前，手脚不知放在那裏才好，沉痛的講道：

『我從前不是個人，是個鬼，是個大烟鬼關子，這是舊社會把我弄壞的。共產黨八路軍把我救出來了，現在我從鬼世界走到人世了。我感謝毛主席的大恩典……』

『毛主席是老百姓的大恩人！』

「毛主席萬歲！」

「萬歲，萬歲……！」

一片響聲，人們狂呼起來。

『雙紅旗』

魯 煤

王成保和李春姐，兩個細紗看車工人，在一個壑裏看車。

王成保，男工，四十來歲；解放前有名的搗蛋鬼，外號『練痞疽匠』。那工夫，他能看二十根毛棍。可是一高興，那二百五勁上來了，就要求當頭的，少看五根；當頭的要非叫他看二十根，那他也不說別的，就是有勁不使，斷了頭不接，讓他練痞疽去。李春姐，女工，十八歲。也是解放前有名的搗蛋鬼，外號『小磨咕』。那工夫，她那磨咕勁上來了，眼看當頭的打那邊來啦，就地一坐，兩手把頭一抱。當頭的叫她起來，她就說肚子痛；當頭的總是磨咕不過她。

解放以後，廠裏運轉部改為八小時工作制，不搜腰，不打罵，配實布足按八折；工人生活改善了，地位提高了，又當上政治課，講解共產黨和工人的關係，所以許多以前工作搗蛋的工人都

靠好處走了，知道今天生產是爲了人民爲了自己，是爲了打倒蔣介石，幹的挺有勁兒。李春姐就是這麼個人兒。可是也有少數人，不好用腦子，覺悟不夠，老毛病不退，好偷個懶，蹣跚滑。王成保就屬這一類。

李春姐勞動態度轉變了，人還是那麼尖，好挖苦人，不是說就是唱嘴，老閒不住。所以她跟王成保在一個鑿嘔裏看車，二百五碰見了牌咕精，真是針尖兒對了麥芒兒。

平常，王成保就好跑車，落一落紗至少有一回跑到毛房去吸煙。碰對了還當贖個工，弄的李春姐就有幾分看不上他，可是也不怎麼管。到分車競賽了，李春姐想：「他車上要不好，我這頭天乾淨也得不了紅旗。」同時管理員給講話，說分車競賽是要團結別人，共同努力；於是春姐幹完自己活了，就幫助成保，又是接頭，又是勸毛軸。一面就勸成保：「你看分車競賽啦，咱們得接頭快點，少出點白花……你也少到毛房去吸煙！」王成保說：「吸煙，這是件小事啊？今天死了，就吸了一輩子煙；我老子還不說我呢，你說我……」他半惱半笑，半真半假。李春姐說：「趕到星期了，人家都插上紅旗啦，咱們插不上，多丟人哪！」王成保「清高」的說：「弄那個哩！——哼，都是捉迷藏的，咱不管快慢，反正一手不閒就算事。」李春姐一聽生氣了，一條精，我們傻！你不要我要，反正你不能累着我！」成保嬉皮笑臉的說：「我不要，不跟你們小閹

女們爭那個，把紅旗掛到我車上了，你們那麼多人得不了，又該氣的啼哭啦！」氣得春姐就罵他：「真背興，怎麼碰上了你這個二百五！」有時候成保還故意給春姐「送病」。那天檢查員過來了，成保說：「同志，你看春姐車上多乾淨啊，趕你往上報勳了，報她個模範吧！」春姐說：「你不用說那，人家車都乾淨的不行，咱車這麼髒，名譽多不好哇！」成保說：「名譽好？——把你家的棉花都拉來，送給廠裏，那名譽好，保準還給你登黑板報呢！……」

「小磨咕」到底不是「練疙疸匠」的對手，春姐惹不了成保，就去找他們那兩個看車的女工。仙妮和月香去了，因為分車競賽的組織是四個看車工，兩部車一組。比賽條件是多出數，白花少，車上乾淨，不廢工，不跑車。春姐就跟仙妮和月香商量，春姐說：「咱們合起來跟王成保分家！」仙妮和月香問：「怎麼分家？」春姐說：「他淨跑毛房，光練疙疸，出白花那麼多：咱們跟他分開！」仙妮和月香又問怎麼分開，春姐就說咱們把白花分著攔，一個人攔到一半裡，不跟成保混著，趕約勳了，也分著約。仙妮月香二人高興的說：「對，這樣也分個清楚明白，誰好誰壞上級也好知道，要不，成天叫他拖著咱們，真幹不上勁來！……」結果四人就這樣分家了。

那天他們是下夜班，七點下班，五點約花。組長拿著秤，推著花箱過來了，他們四人都把自己的白花拿出來，攔在車頭上。春姐她們三個，每人拳頭大的一點，成保那却捏得瓷瓷實實一

大團，比個腦袋還大。相比之下，成保不免臉紅，心裡一動，說：「你們不用約，反正我多，我一個人怎麼也看不過你們三個人來，你們那白花淨偷著往我斗裡扔，惹了我多呀！」說著，急忙把別人的白花帶自己的往一起一混，用力一攪，分不清誰是誰的了，結果約了約是一斤半。幸虧春姐眼快手急，一聽成保話頭不對緊把自己那一團收起來了。結果約了約是二兩。按春姐的兩數，仙妮和月香該是四兩，那麼成保共出了斤半白花，是不成問題的。仙妮和月香是老實孩子，雖然罵了成保兩句什麼，成保不理，也就乾吃了啞吧虧。

到了十天頭上，一公佈，得上紅旗的人不少，可是裡面沒有成保、春姐、仙妮和月香。當然也還有別的車沒得上的。

11

春姐一進廠，看見許多車上都插上了紅旗。許多紅緞子小旗活像許多紅燈，照得全廠發亮，照得春姐兩眼發花。再往裡走，一看自己車上哪，黑咕隆洞的，光看見車頭上那大塊黑鐵板了，什麼也沒改。這還不算，偏巧有些多事的小女工們，把春姐拉到自己車上，一手扯起捕在自己車

上的旗角，說：「春姐，你認的吧，你看，這兩個白字是模範，模範！」另過來一個人，伸出右手，四個指頭拳着，只小指頭向春姐一伸一動，說：「小磨咕，你真是這個呀！」這還不算，另外又有一個人也湊上來趁鼓打雷說：「小磨咕你磨咕不住癢癢疽麼！」急得春姐從她們的包圍裡邊掙脫出來，不管屁股腦袋叮嚙噬咬把他們恨恨的撞了幾捶，一邊罵着：「小死了頭子，小死了頭子們……」逃到自己車上去了。

李春姐好不生氣，自不必說。只見她悶着頭在那接頭，越接越氣。她想：咱一天連水也顧不上喝，飯也顧不上吃，有時候拉了警報也不跑，一心爲了出數多，車乾淨，自己車接好了還幫他，他竟這麼不知好歹……車上插不上紅旗，顧着自己多落後哇……她想：接不下頭去了，就找到幫她車的落紗工白玉花，去說：「玉花姐，咱們這麼成天不離車，兩眼死盯着車，恨不得把車看個窟窿，費多太心哪，跟他被這個傷，我要求組長調車呀……」落紗工白玉花安慰了幾句，趁大家都把頭接好了，把成保、仙妮、同月香、春姐拉到一起，開了個小會，勸成保加油，勸大家團結；最後鼓勵大家說：「以後我落完紗了，更多幫你們接頭清潔車，這回咱沒弄上紅旗，看下一回！」開會以後，成保活像心裏有點不服，可也沒有說出口來，又去接頭。過了一會，剛才給春姐調皮的那幾個小閨女見他們開會了，又喜眉帶笑的到春姐車上來了。這回來不是找

春姐的頭，是向成保來的。他們還成保：『開什麼會呢？』成保擠了擠眸，看不起她們的樣子，又去接頭。一個小女工急了，指著成保說：『你這個練吃痘匠，誰給你在一個車上誰倒楣！……』

『誰跟你在一個車上誰得不了紅旗……』幾個人正你一嘴我一舌的說成保，他忽然竄起來：『走吧，走吧……』大家還不走。他急了，跑到車頭前，把斗裏的白花抓了一把就往小閨女們圍腰兜裏塞，小閨女們問：『怎麼啦？怎麼啦？』他說：『怎麼啦，車欺侮我吧，你們還欺侮我，我親自眼見你們把你們兜裏的白花扔到車斗裏，要不我就這麼多呀！』這一鬧可靈驗，嚇的小閨女們噤聲的亂叫，回到自己車上去了。

開飯時間到了，這一天他們是上夜班，七點開飯。本來，自從開始分車競賽，組長們對大家要輪流吃飯以來，春姐總是讓王成保先吃，自己替他看車。這一天心裏生他的氣，不想讓他了。

春姐說：『我先吃飯去啦，你替我看著點！』成保說：『行！』春姐提上飯盒就到茶爐房來了。這裏有兩張大桌子，一個桌上是女工，一個桌上是男工，兩個桌都坐的滿滿的。男工桌上還坐著他們組長。春姐跟大家一塊吃著，一邊唸道。大家都談著掛紅旗的事情。春姐氣呼呼的說：『王成保這傢伙可搗蛋哩，每回吃飯都是他吃到頭裏，趕我吃飯都是沒人吃啦，還回跟他生氣啦，我不讓他吃。』雖然這麼說，春姐還是吃得很快，說著就收拾飯盒了。別的女工問她：『吃的真

快，可疏走哇？」她說：「噫，人家王成保還在那等着呢！」一面到鍋爐那去倒水。可是當地窩那一立，一回頭，見王成保正在男工桌上低着頭吃呢！李春姐不禁一陣火上心頭，大吼起來：

「王成保，怎麼你也來啦，誰給咱看車哪？」

剛才李春姐的話本來都叫王成保聽見了，只是壓着那火勁兒沒着起來就是了，所以這會兒他故意慢條斯理的說：「不要着急——，有——人！」

「有人！——給咱總了麼？怎麼辦？」說着，一面看着組長，「這不是組長也在這裏，見咱們不給班吃飯，保險得給錢跑車呢！」

「不練瘡道，誰——敢——靈——呀？」他照常是慢條斯理的吃着。

「不練瘡道，車上也該有人！要沒人，落紗長去了，非說咱們跑車不解！」

「有——人，我叫仙妮眼月香看着哩！」

春姐一聽，王成保覺着自己還有理似的，更急了，跳着腳，把飯盒往地上墮哪一丟，說：「有人！——我是跟你調班吃飯的，又不是跟人家！」

王成保也一點不示弱：「甭管那，反正有人給你看車就行囉！……」

到這裏，許多男工女工把他們勸開了，李春姐被一個落紗的拖回車上去了。

春姐回到車上一看，車上亂七八糟，木板上的花也沒緣推，她就趕緊清潔車。隨後成保也回去了，氣大的不行，真惱了，一面嘟囔着：「哼，給我開這個難看……」春姐不理他，悶着頭清潔車。他還是嘟囔，氣得春姐把絞花棍一扔，找組長去了。

「組長，剛才鬧的事你也看見啦，我不願跟他一塊看車啦！」

「你願意在那？」組長是個老實人，慢吞吞的，也說不上什麼勸解的話來。

「你願搬到我那搬到我那，反正離開他！」

「別人沒歇工的，也沒法調唉！」

春姐那小磨咕勁又上來了，說沒法調也得調，結果組長還是答應「想辦法就是」，她才回去。

王成保見春姐找組長去回來了，想：「你想調車，我還不幹哪！」一股暗氣不出，他跑到對車上找分工會主任張功去了。張功跟成保是老鄉，住的很靠近，成天上班來下班去一塊走，這個人也是個飽筒子脾氣，直心眼子。成保找他去，是覺着親近，想訴訴苦。而他對成保呢，是個說直理，覺着熟和，不是講什麼。

本來平常成保和張功是你兄我弟的來往稱呼，到這會兒也不知道一股子什麼勁使成保叫了他

一聲：『分會主任！』

張功正接頭，忽的拾起來，一看是成保，說：『什麼事？』於是成保得住了似的，從頭到尾，怎樣怎短，說了個一清二楚。最後說：『你看那麼多人吃飯，她跟我開那麼大雞，叫我臉上多掛不住哇！』

張功平常知道成保聲活不強，雖然他覺着今天這事情，春姐態度也不該那麼不好，可是爲了好解決問題，他覺着壓成保一下比較好，所以直截了當的說：『她怎麼不跟你呢，月香鬧難看哪！——你覺着臉上掛不住，你要知道難看，你早掛上紅旗啦！……』正說着，那邊忽然吹起落紗哨了，張功沒有給他還手之工，就說：『去吧，落紗啦，別就誤着啦，我一會兒說說春姐去！』成保也就低頭搭腦袋的回來。

這一落紗落完了，張功到春姐車上去，說春姐不該態度那麼不好等等；春姐本來剛消了氣，一聽這話好不在行，又囁着嘴叫喚起來了：『我那兒態度不好？我那兒態度不好？你當分會主任怎麼樣啊！——也不能不講理！……』鬧得張功這口快心直勁兒也不得不又拐回來，說：『不是說你態度不好，我是說你該多用手，少用嘴，你多幫他接頭，多掃地，多拿實際行動感動他，人心又不是鐵打的，那怕他不想想：『人家是人，我也是人，那兒也不比人家少一塊兒，爲什麼老叫人』

家幫助我呢？……」那他自然就會轉變囉……」春姐一聽分會主任說的也是，成保有錯該向上級報告，也不該直接對他發脾氣，影響生產哪，就說：「他這個人不好是不好，可是我的嘴也太不吃醋囉……」張功臨走還說了兩句：「我已經把成保說好囉，你就好好幹吧，以後他有什麼不好，你就直接找我。」

三

當天張功在廠裏對成保說話不多，可下班在回家的道兒上可說話不少。夜裏十一點以後，馬路上明光的月亮地，兩個人一面走一面說。成保聽張功講共產黨跟國民黨不一樣，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黨，今天作活是爲自己作；聽他講過去咱們怎樣受壓迫，今天却作了主人；雖然張功說的一些名詞有時連他自己也不大懂，但成保却像聽懂了，比幹部在課堂講的還明白。直到回家裏，躺在床上，熄了燈，成保盯着月亮照得刺白的窗紙還在想。自個兒從小爹娘死的早，是個拾柴撿火的窮孩子。打十四上就上工。日本在時掙的不够吃，冬天凍的受不了，半夜到火車上去偷點煤，叫日本人給逮住了，又灌凉水又上電刑，扣了三個月，死了幾個死。國民黨來了，把家裏七畝

地中間挑了一道大溝，不能養種。解放軍來了，平了溝，又種上了地。現在上工，自己有了困難，工會裏借給錢。國民黨在時候，工資給你開多少數目就是好的。那工夫只許人家朝你要你那些朝人家借？解放以後，自己一說要幹，寫上個介紹信就上班了；要國民黨在時候，你天說有手藝，沒門子死也不沾。現在作工不挨打，不挨罵，不花錢叫上學；過去就是你攛錢也不叫你窮小子上啊……成保越想越多，四十年的事情都想到了，那一年也沒有今年好……現在再不好好幹，對得起誰！

第二天一上班，王成保和李春姐車上可大不一樣了。雖然兩個人還是你不答理我，我不答理你，可是兩人的覺悟都用到了車上來了。——你不讓我，我不讓你，成保心想：『不用著急，你勸幾回毛軸我也勸幾回，我能多勸一回我超過你一回。』春姐心想：『嘿，看俺前頭的也不上毛房碗，還要把我趕上哩，加油幹！』就這樣兩個人賽開了。李春姐不出聲，王成保也不出聲。李春姐不練疙疸，王成保也不練疙疸。李春姐勸毛軸，王成保也勸毛軸。李春姐扣皮滾，王成保也扣皮滾。李春姐清潔四回，王成保清潔五回！……

落紗工白玉花看了更高興。她跑到成保車上，說：『成保，這回可誰也不敢說你車驕啦！』成保一面扣着皮滾說：『春姐她光說我落後，我非把她那乾淨勁兒蓋下去不行！』她跑到春姐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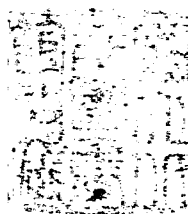
頭說：『春姐，成保給你發福啦，看像還誰人家不！』春姐一面勁着毛軸說：『我這個搗蛋勁兒，要不把他這個搗蛋勁壓下去，就不在這兒看車囉！』看車工伸棍說：『成保，你真想得紅旗？』成保說：『真想得？——恨不得一下子拿過來！』看車工月香問：『成保，你不是說傻子才得紅旗呀？』成保說：『誰那麼說呀？——我說傻子才不得紅旗囉！……』

十天以後，兩個紅旗插在了李春姐和王成保的車上，兩個紅燈掛在了他們車上。

當分會主任張功把一個紅旗插在成保車上時，張功問：『成保你還跟春姐吵架吧？』成保笑吟吟的不上嘴：『弓是彎的，理是直的，春姐的理對，咱還能抬槓？』當組長把另一個紅旗插在春姐這邊時，組長問：『春姐，還要求調車吧？』春姐笑的露着牙：『成保搗蛋的時候你不調，人家成了模範囉，現在用不着你調囉！』當春姐看看這個紅旗又看看那個紅旗，當成保看看那個紅旗又看看這個紅旗，兩個人的眼光碰到一塊兒開了一朵花——兩個人『噴兒』一口同時笑了。這時候，大家才記起來，原來他們兩個已靜了整整十天不說話了。

這時候，那幾個原先搶自春姐和成保的小女工也來了，一看兩個紅旗同時插在車頭上，奇怪的喊：『雙紅旗！雙紅旗！』這句話忽然提醒了王成保，他說：『噢，衆位，我這個練漆匠的帽子該摘了吧？』他晃擡着說：『就叫個雙紅旗吧？』李春姐也想起來了，說：『我這小磨坊的名

字也該換了吧？」月香搶着說：「小廟瞎就改小模範吧！」分會主任張功當場召集開會說：「同意的舉手！」大家哈哈大笑，全數通過。



202

JULY 8 1949

出版部 贈

雙紅旗

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

著者 魯 煤 等

出版者 新華書店

編者 · 韓 者 ·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中國人民文化出版社

有·版·權

